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六

閩中 林挺秀圖南遺編 男方華子珍全增刪

弟挺俊岱江 弟雲銘西仲鑒定 姪方葦子蒨

叅訂 李慶明筠仙 姪方葦子韡

宣公上 公即位 書即位

逆君嗣位經如其意以誅之焉 重一意字斷罪宜公受位于逆賊而不討則是與賊為黨意在得國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不嫌與文之即位同詞

遂逆女 不待既絕而罪惡見 望國越禮圖婚經直書以罪之也 魯秉周禮豈不知亟于圖婚之不可亦齊出也是結婚于齊之由有不能待其喪制之畢光景必字非料想之詞見請齊立接之始計策便已畫成至越典禮而不顧其後云云則魯遂因此而沿為故事不獨一時之廢棄也由俱討結婚說到廢禮處煞甚危痛短喪之弊帶見收不待既絕

春秋卷之十六

宋胡安國傳 附纂三傳諸書

宣公上 公名接文公子母 敬嬴在位十八年

匡王 五年 元年 齊惠公元元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詞美一位也 有小大則褒詞與惡一也 有小大則貶詞與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宣公元年

挹奎樓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婦姜至。不稱氏。特稱婦姜。

經曰夫人越禮。尤顯姜母當國之罪焉。夫人與有罪。句責其不能以禮自防。即逆婦姜傳。曰禮而往。意提過重。姜母用事。斷罪敬。贏嬖妾不得婦穆姜。特稱婦見。贏已立為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居喪不顧也。垂鑒意亦要發。

行父如齊。不待貶絕。不收亦得。內卿失于謀國。亦無貴乎立卿矣。納賂請會。雖罪案只當事迹。全要在立卿四句上。責他猶屋有楹。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有不可卸。擔處使明于君臣之義。討賊靖國上也。正色立朝。不與濟惡則亂賊之黨亦孤。今既不討。反與固位。謀國如此。其誤所以可惡。末非以素行之賢而惜之。對君臣之義。看區區之勤勞恭儉。猶小節不足救也。須發得剴切。

行父如。遂如。內卿失于謀國。而濟惡成惡之罪見矣。行父如。秦師伐晉。宣二。使崇。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因謀國非道。而著其惡。因求成非道。而誅其意。相。

無私積。父之忠也。奈何與仲遂同謀。算無遺策。盾之智也。奈何與趙穿同情。行父如。楚子伐鄭。宣十。加平州濟西同。濟惡爭貳之事。經文以隱顯著罪焉。下書平州云云。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削之。兼以傳為案者也。

放甲父。稱國以放。鑒于上侵之戒。而知刑不可私也。專放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專政便是上侵。見政在私門。盾欲放國人從之。而放舉國聽其號令。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文。重垂戒上。使政在公家。必不至此。不實責晉君。亦不死責盾。桃園之志。字指盾言。不指穿。稱國以放。見非君放之。乃當國者放之也。

放甲父。侵崇。宣元。伯臣上侵之志。于刑用兵兩見焉。上其志固形于此。下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重趙盾上。

放甲父。戰鞍成二。經于刑用兵者。譏其私而戒其憤焉。

春秋單合所義。

卷之十六

胡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胡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

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

宣公元年

邑臣妻

並呼之故一笑之故
敗箕 放甲父 執意如 意如至昭十四
賞罰以私者可罪操縱以利者可貶
私以賞罰見其遠于正利以操縱見其違于道
甲父 鞅歸定十三

同罪異罰操與縱皆私也

討不用命則穿為首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而獨
放甲父見得越穿以越盾當國而庇之侵上之形
以成而政不在公門了緣衛貢故則鞅為重均始
禍之罪皆逐可也而獨歸越鞅見得有韓魏之
援而請之是大惡之辟可縱而晉之政刑都沒有
了桃園之志靖公之廢

會平州 宜稱及齊而日會

經于內君定位之好變文以治其黨焉

重定位斷齊黨惡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
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為此蓋魯所恃者會
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不能定位矣發明黨之
無益而惡黨始孤若泛說黨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會平州 遂如齊

經于助逆者孤其黨于成逆者著其謀

遂如齊 又再書于策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後戒也

始與謀弒赤今赤已弒矣始與謀立宣今宣已立
矣至是拜成獨書仲遂正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
謀見今日如齊明日如齊無非逆謀之布置以戒
後世人至當悟之于早不然必至內交外結殺生
廢置皆出其手而成弒逆之禍也作文專重此意
不重責遂其慮深慮字須挑發

遂如齊 歸濟西宣十

經于內臣外君皆著其成惡之罪焉

上再書于策以著仲遂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下此
獨書我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

取濟西 書齊人取出

經著為利棄義之罪以弭亂也

春秋討賊尤嚴句重利其為惡又不止縱惡矣惡
非黨不成黨非利不動利之心此為惡者更狠
為惡者尚不能無懼而利惡者惟恐人之不為惡
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云自字最可玩平州傳
只言其黨惡此直究其貪利之心以著罪也而論
貪利之害又重弭亂上觀傳末亂少弭矣正應務

晏嬰
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
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胡傳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
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

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
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秦晉
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
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
賊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
其放于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
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
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胡傳 按左氏日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
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

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
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
誅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弒之賊
毀滅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沒
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
復誅是率中國為夷狄棄人類為禽獸此
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
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日會者討賊之法也
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
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 東門襄仲
如齊拜成

胡傳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
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

宣公元年

邑三書

寧魯亂句鄰國盟王不可遺正見義當討也

取濟西 宋師伐滕宣十

兩國以貪忿縱惡胥媿先業矣

齊惠不討魯宣而定位宋文不討微舒而伐滕

取濟西 高張昭昭廿九

大國兩陳定鄰之義經皆責以伯職焉

俱有鄰國盟王句

侵陳宋 楚書爵而人鄭 書侵陳 遂侵宋

貳國附外楚夏經正之以義焉

此傳原非真望鄭討宋只見鄭之棄晉為假耳鄭

之去晉從楚為晉之取賂釋宋也則當時義所得

為者有聲宋之罪匡晉之闕已耳乃無罪之陳反

先宋以肆其暴而賂免之宋特因陳以及其疆則

鄭非真能罪晉也亦非真為釋宋也不過假此以

飾其附彘凌夏之隱情耳果何義乎要體何字口

氣與他棄晉初心比較一番不貴死煞斷罪亟字

指侵陳又侵宋言蓋不能聲宋之罪即侵宋亦是

病中國也書法重稱人書侵只是事迹帶繳

侵陳宋 晉宋伐鄭宣元

經于附外黨惡者而皆正其非義焉

晉不足與矣附楚以病中國何義乎前日之棄晉

也以宋今日之附楚也不以宋鄭誠當討矣連宋

以伐鄭庸愈乎前日之失鄭也以宋今日之問鄭

也復以宋

從外而有賤有不賤者皆為大義計也

上義字以彘夏言下義字以君臣言

侵陳宋 五國伐鄭成三

貳國兩附外以凌夏討之皆有名矣

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遂及行
父則亦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滅雖刑之可
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就
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
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
此皆直書于策
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傳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
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
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亦
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
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
而貨賂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
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

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
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弒奪而後慶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
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
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
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
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傳 楚書爵而人鄭者賤之也鄭伯本以
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

舉句相戾或分上下截作亦可

盾救陳 晉宋伐鄭宣元

經紀伯兵于恤患而責其既惡于討罪而責其借惡上只主宋不必提陳典刑王法刑救稱人

盾救陳 宋師圍曹宣三

春秋治惡之嚴于筆削攻恤之兵見矣

書救陳不書救宋以其不當恤于人

書宋圍曹以其不當報乎人

○盾救陳 會扈伐陳宣九

經于恤患討罪者而于其合義近禮焉

盾救陳 書伐鄭成九

兩削救兵以其非所當救也

削救宋以其弑君削救宋以其從楚

盾救 樵李定十四

經兩有所削示討罪復仇之義焉

○○裴林伐鄭 此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

經紀伯討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二意俱在書法上發上邊有疑字謹字臣疑于君疑于君將不稱帥師之例下邊有無嫌字著字上

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禦之者地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左傳 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

胡傳 別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裴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

弗與成

見得非是大之而稱師蓋天地間至微者稱謂至鉅者稱謂謹則鉅而微不謹則微而鉅苟隸乎師者畧師以重君敵乎師者亦畧師以重盾是無別耳聖人以此名氏視名氏而以禮律名氏故不言盾而言師顯然稱謂之各當也如此下見得非是疑詞而書其地蓋春秋中美者不嫌同惡者不妨同不同則以分美惡同則以美惡分苟保好之伐立文如此糾貳之伐立文又如彼是太別耳聖人不以分別為分別而以同寓分別故止書地而後伐隱然示美惡之各判也如此文中切勿以鄭不可從乎楚對臣不可疑于君以為疑詞亦是穀梁子之言謹禮于微謂謹君臣之禮于名稱細微之際美盾根鄭之附彘來美其討罪非美其功時解揚見四已無功矣或以傳只有書會晉師一書法此其地原不可作書法恐人疑此役為賤故偶及之宜暢發謹禮于微意而以著美畧帶于後兩截作為妥板對虛實不整 附破

識春秋謹微之義則詞亦可著美矣

春秋紀兵立臣疑于君之防明將等于師之義

不稱盾而稱晉師不使臣疑于君也書將獲又書師敗見大夫與師等也

○棊林伐。會扈伐宣九。經于討罪之兵而予其合義合禮焉。

地而後伐著美之詞待而後伐與晉之詞。

伯臣求成非道而逆心可推矣。

此傳須與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亦未說到上侵只從求成而侵其所與推穿已有逆心然亦是料想之詞玩傳意者字不然字可見穿盾雖重責須如傳通歸到盾上方得其端又見于此意書侵只見與求成之道相反勿涉下傳無名

侵崇 平莒取向宣四

求成非道者心之逆圖成以利者心之私

侵崇 晉狄伐秦宣七

經兩紀兵有見其心之逆職之隙者

以葵夏君臣分眼

侵崇 赤棘成元

求成要盟之非道經皆誅當國者之心焉

上重趙盾下重季孫俱重當國字面各用非道推

出所以然之故崇在西土赤棘晉地亦可味

侵崇 嬰齊伐鄭成六

兵舉而逆與暴者比事見罪矣

上侵崇與處父伐楚救江異下伐鄭與楚莊討舒入陳異穿欲藉此以握兵權倒行逆施而弗恤曷嘗以議攻者議救與恤患為各者並論哉楚欲藉此以壓諸姬重兵凌迫而弗顧曷嘗以討夏者匡夏與討罪為各者例論哉

侵崇 欒書伐成九 或加救江全

春秋筆削兵事上侵外比之罪明矣

上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下與處父救江何異二邊皆以救江比斷上見父志在救江而穿之情異下見江患宜恤而鄭之罪重書侵對削救

侵崇 舍之侵宋襄十一

假求成以專兵用詐謀以致伯上欲致秦師而與成乃穿之謀當國者從之下欲致晉師而與成乃展之謀諸大夫從之

晉宋伐鄭 書人 以貶書伐

伯主偕有罪以討貳戾王法矣

全以春秋之王法發揮要破衰世已免意說透法

胡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

權托于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

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

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

楚于

胡傳 宋人弒君既列于會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

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賤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日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匡王六年 是年秋晉靈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見侵鄭

傳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

左傳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

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

斟不與及戰日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

不赦宋而晉瑕自見曰以燕伐燕曰聲罪致討可見鄭罪原當討使晉不同宋去則此師與裴林何異乃責鄭附楚而我亦黨惡庸愈乎鄭本以我黨宋故棄我從楚我復同宋伐之鄭將有詞對我故曰瑕言示之瑕隙也即指伐時言非原其釋宋為瑕收稱人伐字帶繳所謂因其所托而假之名也人字書法正可挑剔若曰晉視宋為何如人而竟與同事耶鄭視晉所共為何如人而甘心屈服耶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宣三

經治大國之罪有見其不得伐人無容報人者焉

○大棘敗獲 書獲又書師敗績

經並師于將權王道也 人以將尊多重之師卑多輕之聖人因王道立輕重之權衡以示兼重之義雖師將兼重而重師意尤切大抵此傳為師之當重而發蓋畏為邦本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正為三軍司命之故則重將亦所以重師也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宜串說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未免如今日輿戶之禍故選將亦為師語其義則兼重矣所以重則皆為師鄭欲遠將而不知克去師亦

潰是輕將亦輕師矣楚恐喪師而不知將敗師必血是重師而輕將亦非所以重師矣須開說大道理王道輕重權衡要發透書法只收既書獲又書敗侵鄭傳以宋為主亦要提過

○大棘 以宋華元主戰 不書伐提過

紀兵而王國見外討之有詞也

見侵鄭傳只重罪晉不重與楚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辨案勿輕放過蓋論楚有詞于宋正以責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講未須用侵鄭來反照發揮不書伐是畧鄭罪以宋主是罪宋楚之命鄭伐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但前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之形顯見今只就宋與鄭戰自然宋是有罪而伐之者不患無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寔楚未嘗馳詞時說云楚理直甚謬

△大棘 戰却宣十二 社此用侵鄭傳鄭歸生

經兩紀王兵無非重討賊之意也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華元主晉救鄭不言救而以晉林父主二書法相對俱在討賊上發蓋討弒逆之宋不患無詞敵討弒逆之楚則非觀象也

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人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詎曰睥其目其驂乘謂之日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日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日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胡傳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金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日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憐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看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秦師伐晉

胡傳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

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憐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看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日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日彼宗競于楚始將斃矣姑益其

大棘敗獲 會瓦定八

經兩紀師有示人君兼重者有戒人臣專權者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圍焦

以成得兵逆臣之情驗矣

與侵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顯
其迹其寔即求成而侵與其情便見非侵崇時尙
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穿盾低昂渾責瀆就情見上
發上侵之意意字即二情字與上傳逆心志
同志字相照由來漸從弒君時看書伐見秦問晉
為有名不書圍不以凌暴之罪累秦也書法遞倒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宣二

經兩紀兵有示誅意之法有示正本之意
俱有宣子當國句須挑發上宣子當國算無遺策
其從之也情亦見矣下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而
去之者以理曲也

秦師伐晉 楚子伐宋宣十二 意錫圍朱大

二國之名皆攻與之失也

晉攻秦之與求成非道書伐而不書圍宋攻楚之
與待敵非策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秦師伐晉 四國穴殆十八

晉鄭兩執政有見其上侵之情驗其消變之德者

宣子當國算無遺策子產當國方有令政
○四國侵鄭 卿不氏而稱人 師書侵而不言伐
即伯兵之不競可為不正本者戒矣

時說都云楚理直而壯晉理曲而老甚謬師之老
壯在曲直句單就晉論非兼楚說惟晉理曲而不
直故楚雖不足畏而畏鬪椒雖不足避而避其師
自老而不此耳傳何嘗云楚直而壯乎去字宜玩
有惡然心折之意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
自前日釋宋言則為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為
理曲亦須根大棘來方有原委不能服鄭不競于
楚一串事惟取賂釋宋則加于宋者為有詞而晉
之為宋而報鄭為無詞將何以服鄭而敵楚哉蓋
本之不正是以理曲氣餒而未流若此也可不慎
乎有替他追悔意此句宜透發春秋行事云云又
推開發垂戒意

四國侵鄭 宋師圍曹宣三

經于避敵復怨之兵而示正本端本之戒焉
晉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武穆與曹之師奚為至
于宋

疾乃去之

胡傳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
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王棘之戰
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
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
楚何避乎鬪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
理曲故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
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
而不謀將至于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
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
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
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左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趙盾士季將諫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袞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
言曰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
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公喉夫縶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聞
且出提彌明知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
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箪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
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也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

△四國侵鄭 平莒取向 宣四 觀避敵脅小之迹。知理與心之所開大矣。上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云云。看來理一曲則力非不足。自不得不委而去之。此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下以齊魯大國平鄭莒小邦云云。看來心不平。雖勢力強之。而不獲成。此春秋垂戒。反求諸已。正為宅心之若是也。只以理與心描出本字。勿用治本正本對。

四圍侵鄭 四國伐鄭 宣十 經兩紀兵有見其屈于理者。有見其競于力者。不競于楚。何愈于楚。

四國侵鄭 楚子圍宋 宣十四 經責謀始。兩為不臧者咎焉。

晉靈黨宋 宋文伐陳 皆始謀不臧。皆有訟卦上正本。下端本。

○四國侵鄭 袁毒成二 經紀兵好。而曲直之辨明矣。

俱以曲直合。上惟晉曲不直。故力非不足。而終避楚。可見師之老壯。是如此論行事。可不慎乎。發出垂戒明意。下惟晉曲不直。故雖勝而不能服齊。可

見天下之強有力。到此行不去。若此類見繩墨矣。發深切著明意。

大棘 侵鄭 盟蒲 秦狄伐晉 成九 即伯國不競。啓侮之迹。其故可知也。

晉惟受宋賂而不討。賊故不能服鄭。不競于楚。晉惟歸魯田而殺世臣。故諸侯皆貳。秦狄交伐。

△四國侵鄭 厥愬昭十一 經于伯國屈。敵欺于理者。譏之。限于力者。恕之也。力非不足以理曲也。心非不欲力弗加焉。

四國侵鄭 國書伐我 哀十一 師老在曲。晉晉可戒矣。

俱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句上見晉非避于益疾之兵鋒。正避于饋節之詞鋒。蓋晉隱地必去之。勢遇

故固去不遇。故亦不敢去。訟卦曰。君子作事謀始。而後知晉之曲。晉之師老矣。下見魯非無應敵之名。以對茅鷁亦並無徵詞之役。以答國子蓋

魯自具不縮之反書。來固不縮書。不來亦不縮。傳說曰。惟于戈省厥躬。而後知我之曲。我之師老矣。

年 乃不郊 乃 望國急于祀事。慢王甚矣。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宣公三年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胡傳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仇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

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閉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 定王立

定王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是年冬鄭穆公蘭卒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胡傳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

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

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春秋備書其義。自

見。

魯如本僭不可勝書。此因其不奔王喪而書。書法在乃字要體不然郊矣。句而匡王崩不會葬之罪自見。

猶三望

望國舉不當為之祀。越禮甚矣。經中猶三望凡三見。各有分別。在僖重不如猶望。上柴類與望皆天子事。魯不郊猶望。只一望字。便是僭了。故以書猶字結之。其言三望特抽出言之。不重此處專就三望上議越禮。然猶以所至非所主之辨。謂其于理不得祭。而何為可已不已也。故亦書猶者乃可已不當為之詞。至成公三望是直譏其僭天子之禮。謂其分不當有三望也。此傳無魯得用重禮意。天子有方望。魯非天子而望河海。禮不當為也。境外山川。魯非其主而望河海。事所可已也。只重非主斷罪。書法猶與前猶三望傳稍不同。

伐陸渾 特書于策 經志外爨相攻為周室慮也。舊至分作一以陸渾對王都言。一以楚對周言。總重周室上收特書于策。但玩傳楚又至雒句斷宜。

申講彘狄相攻不志以其無與于中國也。今或延處伊川在王室為肘腋之患。况楚又觀兵問鼎。意甚叵測。如何其忽之。王都非戎可居。故當謹周室。非楚可窺。故當禁謹華彘之辨。正以禁猾夏之階。二意渾融。朕發不可分。貼俱自聖人作經意上發。不必增出經世者當如何。壞却陸渾與雒戎二種。勿混用洛邑天地之中等語。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後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曰陸渾。則傳所云陸渾在王都之側。指戎言。非謂陸渾在王都之側。而戎居之也。切勿誤認。

兩志外攻聖人皆有內憂焉

王道世道此等題。只要發聖人意。上伐陸渾而遂臨周疆。問周鼎。猶夏之階不可長也。下滅舒蓼而遂及滑。納盟吳越。憑夏之勢不可通也。俱主楚總以彘狄相攻不志。問起上邊不必照禘處意。

紀內外之兵而見重德惜禮之意焉。王孫滿答問鼎則曰。在德不在鼎。孔子惜繁縷則曰。予以多邑。勿假以名器。

猶三望

胡傳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祭。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胡傳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也。楚又至雒。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傳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傳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

經不欲廢之亂華兩致慮于王室焉。俱主王畿上發上維何地也以王都之側而禱處以戎所當謹下戎何人也以名姓之好而縱處于維所當滅上邊不必照楚猶夏意收特書于策下收書苟吳之名氏

外兵加反正之國而正以兵顯矣

此題專講鄭反正固非謂因見侵于楚而鄭善益亦非謂鄭為義受兵雖楚侵不顧尤非只從楚上寫出鄭善來蓋鄭不平晉安有此兵楚之侵為鄭反正魯謂反正而可侵乎晉成初立句重看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改轅旃得其時而楚顧侵之哉收處當云此不必書平晉獨著楚暴以予鄭云獨著楚罪獨字有味書楚侵自不必書及晉平○或只重予反正罪楚處正是予鄭處然罪楚是聖人書法予鄭是聖人心事不可割然兩分

楚人侵鄭 宋師圍曹 宣三

經兩紀兵予其能反正者責其昧反躬者鄭能反正故不書平而書侵以與之大改過許遷

善也宋不能反躬故不書伐而書圍以罪之端本清源也

楚人侵鄭 盾免侵 宣六

兩觀經交筆削而遷善省德之旨著矣上予鄭能反正以棄晉從楚事翻斷收晉人伐鄭鄭及晉平不書而獨書楚人侵鄭下罪晉不能反已以救陳連兵事翻斷收陳及楚平林父伐陳不書而惟書盾免侵陳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亦可知矣

楚人侵鄭 嬰齊伐 成六 下易缺救全

外憂兩虐反正之國經皆著其罪焉獨著下書俱是鄭能荷憂即華楚不當侵與伐意

楚人侵鄭 公會吳伐齊 哀十

能反之正變之正者皆不可以加兵也鄭齊事迹須叙明倒楚與吳上

赤狄侵齊

經紀外憂凌大而示正名之意焉借敗賊傳或曰赤狄重正名意見當有治禦之慮

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傳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

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矣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敢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定王 四年 鄭靈公夷元年是秋二年 弒○春秦共公稻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宥公

伐莒取向

胡傳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能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

△宋師圍曹 書 不書伐宋帶見

大國有莫治之罪。故怨不宜報也。武穆二族以曹師伐宋。既非討賊舉兵。則二族為以臣叛君。曹人為虐。君助臣明矣。春秋不言曹伐宋。而獨書宋圍曹者。只為宋有不赦之罪。以逆名。逆二族固有所悔。而動以築攻築宋。又安得以其罪而責之。二族也。故聖人書法如此。于以見亂賊之徒。人得而加我。我不得而加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逆節少弭。非但謂宋能省躬。即可無責也。莫之治。還是當時諸侯指討賊言。或作反躬自治治字。似太拘。

宋師圍曹 平莒取向 宣四

經罪復怨與平怨者各欲正已也。俱有本字治字強字上。不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下。魯不反求諸已。恃勢力以強之。

圍曹 盾免侵 宣六

經子報怨討貳之兵。皆筆削以示意焉。亦主自反。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嚴討罪之法。不書林父伐而書盾免侵。示主盟之道。二邊俱有筆削。

和○平莒剋伐取 書取

觀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魯知有婚姻之好。其平莒未免有私。却之意。且挾齊為重。莒所以不肯也。私係即利。利却為魯姻而欲勝之也。非指取向。故結以利。心圖成云云。戒後世不知治本與失平怨之本。本字相應。須推開發。垂戒意。設以私却者。私莒而却。必不肯設以私却者。私他。人而人亦俱不肯。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平怨之本。非責其不自反。而取邑也。只書取以著私係之罪。一書法餘俱釋文。

經罪平怨與守身皆失其本也

平莒取向 高固逆 宣五

平怨與求安皆不可以利也。平莒如 如齊至 宣四

平怨無本。難以服于人。行師非義。有以戒于天。俱主魯上一見。心有所偏。係不能使莒降心聽命。宜其不蒞。而伐取繼之一見。魯不務德。而徒與齊恃強凌弱。宜動天變。而旱乾作。

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于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

日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從之。

胡傳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歸生懼譖而不亦過乎。日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于虎也。何畏于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于齊。

平莒取向 宋楚平宣十五

經兩紀平譏其私貶其專也

△平莒取向 盟蒲成九

經罪平怨與盟皆重本意也

圖成以利已則不平安能強人之平要貳以盟已則不信安能強人之信俱不知本

平莒伐取 伐莒潰成九

平怨保邦有本失之者俱非也

秋如齊至 致

危內君之利交示人以可安之道也

此因宣公篡弑得國恃利交以為安故發此傳意

篡弑謀齊三句串說惟以篡弑謀之故賂以土地

而不足又以卑屈事之也利交是奉便有危道不

必指天王方伯來討義字只虛虛說勿指從伯為

義高固事亦未見得始倘魯不即從殆矣

如齊至 良夫盟宣七

事大非義者不可保修盟無信者不足恃

△楚子伐鄭 書爵

聖心急討賊而爵外兵以示意焉

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聲罪致討句極重聖人

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止不知有天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見後九年楚子伐鄭傳諸侯未

定王

五年

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傳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

全是責中國意惟諸侯未有能討因楚適至而予之正湊着一段憤激之心非真以討賊望楚舊王與楚固謬即云聖人望楚又云可以寒不軌之胆亦謬

楚子伐鄭 辰陵宣十一

經重討賊之法兩于外兵外盟示意焉

上歸生下微舒

如齊至固逆 詳書

經詳逆君見辱著其昧禮之罪也

止公請昏便是辱自為主特辱內事耳對利交言

曰義對取辱言曰禮宜之昧禮總誤在篡弑謀齊

取國上後來屈辱總不容不受故結云欲人必謹

于禮以定其位書法是詳書連逆姬在內

如齊至 書如齊于高固逆之上

事大而蒙辱昧禮之鑒也

作文將強婚提起歸重昧禮取辱斷罪書法宜收

書如齊于高固逆之上時說收書至是從前傳了

高固逆

即大夫之強婚見內君之昧禮

只就強婚上斷宣公昧禮取辱作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胡傳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

逆子叔姬罪宜公也其日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後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于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卑異矣說不近于禮奚足遠耻辱哉

高固逆 叔姬來
經兩因事而見內君外臣之昧禮焉。
以宣公高固對委禽反馬一不當自玉一不當親
來俱收書來

高固逆 言汶陽成八
俱以禮字為主俱用子產事証。
高固及叔姬來 書及書來 常事而書

經紀違禮之行特著君臣之罪焉
將高固不遣使而親來叔姬違時而亟來故書及
書來以著齊罪提過重惠公高固失君臣之禮發
垂戒意亦要透大夫適他國云云是總綱許字委
字要體人欲已肆句根莫遏不思來收不以爲常
而特書書法

楚人伐鄭 稱人陳及楚平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惡外兵加貳重討賊也
見九年伐鄭傳玩與師動眾賊則不討云云即合
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須斟酌要
知即此貶楚處亦無非汲汲討賊之心須想得出
秋○盾免侵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

急于討貳王盟之道失矣
扼定晉人王盟非道句透發晉嘗命上將云云要
翻得醒能省德決不遽加兵遽字可玩蓋據左氏
陳及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略不
踰時故曰遠母乃于已有關亦傳者揣度之詞不
曾實說何關就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
王盟言則曰道要之省德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
用兵正是王盟之道不自反而遽以兵殊非王盟
所爲故不書伐而書侵林父原是伐盾免原是侵
伐者有詞侵者無詞故削伐而獨書侵耳不書陳
及楚平只入叙事中

○盾免侵 會扈伐 宜九 嘽楚人伐鄭楚師伐
兩觀伯國之討貳而反已之得失見矣
非義有禮所以王盟非道幾于自反有禮上重遮
字下重然後字

盾免侵 宋師伐陳 宣十二
兩于責人之處者皆責其非義焉
上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下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眾伐之非義舉矣
△盾免侵 盟蒲 成九

下加衛救陳只
照書法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見後九年楚子伐鄭傳
與師動眾賊則不討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左傳 晉衛侵陳陳
即楚故也

胡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
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
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
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
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
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
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
正晉人所以王
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傳 螽爲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
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
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宜公不知舍惡遷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經紀兵信有譏于盟非道者有譏服人非本者
愛人不親云云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失主盟之
道信在言前云云不知自反又以盟要之失固結
之本

盾免侵 叔弓圍費 昭十三
經于討貳討叛之兵皆責之以自反焉

上不反仁智下不反忠禮上林父不書伐而盾免
書侵下不書內叛其書圍費

秋八月螽 必書 比十五年多八月二字
經紀望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前只有伐莒一事伐萊尚在後故曰善惡之感萌
于心云云言天人感應其機甚微也玩宣公不知
云云全要他戒心天變而修德意致災意却輕慎
字要發由兵煩故賦重不可以兵賦分股

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
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稅
民蓋自此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
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
其所感也

冬十月

附左 楚人伐鄭 ○ 九年左傳厲
取成而還 之役指此

春秋卷之十六 終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七

宣公中

軋 ○ 良夫盟 無書法

觀與國前定之盟直見其不足貴焉

盟不足貴只在前定上論未効信而釋疑字蓋

未卜從否故曰疑又相軟血固結當玩見他比前

更加一番訂証而猶不足恃尚有盟可恃乎其

實黑壤亦非衛叛魯但比事以見盟不足貴耳須

渾融發之勿着斷罪語

良夫盟 毫北襄十一

要盟之效兩於極不可背者而驗之焉

伐萊 至大旱 書會 繼以伐致 黜大旱

詳內外虐小之師宜其召變矣

書會雖是事實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了繼以

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

罪齊處原不輕而以公與齊侯四句總結書會書

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平重軍旅之後一段是

獨說大旱宜以齊魯混作於前而以大旱依傳做

一段於後繳云蓋軍旅之感動天變大幸不爽魯

今日其明徵已然則公與齊侯何為而不務德哉

春秋卷之十七

宣公中

定王 五年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傳 來盟為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
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

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
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

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
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姜姓子爵
國于東夷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宣公七年

傳末一段只辨不書雩之故畧一帶

伐萊 公至

內君狗大以凌小經著其師行之危焉同全單但去大早一段耳以會萊起轉下至字落到魯上然斷魯處即在斷齊危字就恃強凌弱上看蓋天下惟義則安而恃強凌弱能無虞萊之致死於我乎雖弗說到天變上而征役怨咨景象亦須發出以見其可危也旨定云觀傳公與齊侯云云聯絡說不必倒置

會伐萊

內外連兵以虐小其失德均也

提明會字見伐萊之為齊志雖齊侯不務德公可合黨凌人以徇其志乎不用書至書法勿涉危意

至伐萊 大旱

內君不務德而致天變經所以危之也

只至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講而以大旱發一段於後不可以師危天變分股危字本恃強凌弱上發征役煩興怨咨並起景象雖專重魯亦要根與字俱字合字連字來到底莫忘齊絕是公至

胡傳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略免

經危內君之返國以徇大而虐小也

單主危字發書至書法末要帶驗其為齊志意

大旱

望國名變而不能弭春秋譏焉

重感動天變上既有以致之又無以弭之二意根承講或不雩或雖雩不雨皆不可知只活用於後

伐萊至 黑壤至宜七

經於內君之危與辱以其不務德不憚心也

黑壤 書會不書盟

經諱內君不直之辱存臣禮也

此題全在聖人書法上發不事盟主即是不直勿涉篡弑意賂免只驗其不直帶說諱之者是不書黃父之盟蓋書盟則當書公不與盟養臣子愛敬句亦須發聖人不忍直言之意見一事愛敬君則積之事事皆愛敬君忠君愛國之心有許多好事在養字裡面來勿板責宜不直然此為國諱惡非為宜而諱也要知

公至自會

經志內君返國以其見辱而危之也

以賂免危可知矣故書至借盟唐傳會盟之危作

胡傳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得見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歉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于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定王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

至黃乃復墮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

宣公七年

遂如齊至黃復。乃者其日復。大夫奉使不終非臣節矣。乃復二書法總是壅君命一意人臣奉使必無擅反之義蓋君為重身為輕也喪且不返况有疾乎死且以尸將事况未即死乎。

至黃乃復。猶釋宜八。委使命者失事君之禮終祀事者失遇臣之禮。乃字猶字要發俱重一禮字。

經於使臣責其壅君命者予其成君命者。以復字還字比仲遂歸父皆以君命出使復者事未畢還者已畢事也。

至黃復。至筮奔宜十八。經於內臣奉使有譏其壅君命者有取其守臣禮者。遂如齊黃復。句侵齊穀還。襄十九。奉使而雍君命者可譏為將而權君命者可予。

使將分作以至復字還字比。有事太廟。經紀時祭之常意在志變也。有事言時祭見其與裕祭大事不同此合禮之常。

者祭祀合禮不書若非仲遂之變有猶釋則此為常事不書矣。須含蓄發遇臣以禮意或主時祭一意作時祭者四時禴祀蒸嘗祭群廟禮繁乃合高曾祖禘而享之太廟也。附破。望國舉時祭合乎禮之常矣。

祀事可已而不已。經譏之以存君臣之義焉。故知不可故字重玩一猶字便見故字只作既字解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於仲遂只借以明君臣之義耳。蓋人君使臣禮貌有加則簾陛益尊而臣節自勵不然彼高節之士寧伏岩穴其所指使不過卑鄙阿諛之人誰能成君之大耶。

內君之處變禮不自格其邪心者也。有事猶釋。有事武宮。去樂卒事。昭十五。兩觀內祀之變而禮之得失見矣。

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云云對緣先祖之心云云仲遂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叔弓卒而去樂則得隱恤大臣之禮。

晉狄伐秦。直書于策。

未致事而歿以尸將事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日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卒以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胡傳。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

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簾陛益尊而臣節自勵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胡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答矣乃復與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宣公八年

楚人滅舒蓼

左傳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于疆之及滑洹盟吳越而還

胡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洹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伯國資外以報怨失先職矣

須提王盟中夏安攘世業責他隙取戢字當極力洗發只是從資狄上起議報怨自反意只用在中翻罪不可另作一意傷類字要體貼以主盟而傷同類乃見失戡處故直書會狄而貶自見矣

晉狄伐秦 盟蒲成九 敬患而資外報之故貳而恃信要之皆經所譏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而乃復云云既不知反求悖信明義以補前愆而又欲云云

春秋嚴大防於伯國資彘效彘兩示奪焉矣而效其云云 晉狄伐秦 執戎蠻昭十六 伯主而資彘媚彘亦愧世業矣 俱根晉主夏盟來斷資之媚之何以為盟王

滅舒蓼 書而不削 觀外有可憂之勢而內治不可忽矣 舒蓼只將來點綴須推開一步扼定經世者當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發見得中國于此時莫做等

閑看待全在聖人意思上見當防之未然不可坐視耳滑洹地介齊魯之交而楚疆之則我東方之勢危矣吳越地畫長江之險而楚盟之則我南方之交合矣滅在舒蓼勢固安矣乎不止舒蓼也可無懼乎懼而可無謀乎是時楚莊伯叔敖已相聖人為中國憂內治之失爾

志外強內屈之事而經世之謀畧重矣 都在聖人意上做中國方以為無事聖人逆知為中國憂而不可忽天下皆以為不可為聖人毅然以轉衰為盛必有由謀在未然略在已然

經紀國事既見天之應乎人尤見子之儉乎親

敬嬴宜遭此譴若論國制則葬時宜先修雨備

經志內役之合時重民力也 城平陽 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寄中丘傳雖時亦書句

楚師伐陳 陳及楚平 與國皆伯以從外不義甚矣

左傳 書時也

楚師伐陳 王下九年 會扈傳

左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定王 九年 是年秋晉成公黑臀卒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公子慶父生公孫敖敖生穀穀生蔑是為仲孫氏

胡傳 以淺言之屬辭此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

此皆比事可考不待既絕而惡自見者也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于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 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

王會屈伐陳傳。惟楚之即句。以晉王夏盟。又嘗救陳責其不宜苛。

執 春王正月如齊至 蔑如京 特書王正月 經表王號于歲首為慢王者警也

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救三樣而君臣意尤重春王正月一書法內大有意思前半傳只作事寔點過要重發聘觀之禮廢數句蓋天下之治時有君臣之位時有觀典不朝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凌有不止于一時之顛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憂慮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凜然動其奉朔之心書至不必用魯宣凡行皆致而春王正月為聖人特筆單收為是不待貶絕而自見亦傳自相比對之語以言其惡顯而易見非夫子比事也非書法

春王正月如齊至 特書王正月 致 表慢王之罪則朝齊之月可惕也

只是朝齊而書法却在春王正月上。雖責他朝齊不朝周須在歲首朝齊內論出不朝周意來勿涉大夫聘上書至帶收亦可 蔑如京 無書法

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政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 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

望國徐遣臣以聘王慢可知矣

叙事處要見享國九年。總一往聘意。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分三段斷罪。謹于事齊意。亦要把來相形。無書法。或收不待貶書法。

公如齊 蔑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而可見也

無書至書法止先後君臣一意正是比事見惡君自是朝臣自是聘不必又分出朝聘一項收春王正月書法

蔑如京 國佐聘宣十

經紀內外修禮見忠孝之胥失焉

主忠孝合一後君一遺親享國九年對未踰年臣如對君命皆叛侵凌對喪師失地亦整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襄廿九

兩表月以紀事而尊王存君之義明矣

都在春王正月上發揮

齊侯伐萊

即大國之用兵而知其畏強凌弱矣

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取伐之

取根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胡傳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望國覆小經諱之以示貶焉

根牟附庸國滅之而諱書取存臣子之禮也與鄭
却同昭公八年菟紅自根牟至商衛即所取之地

○會扈伐陳 不書諸侯之帥而曰林父帥師
經紀兵好予伯國之近禮罪與國之昧義

二意碎作待而後伐見晉有禮待而不至見陳昧
義都在待字生情玩傳總云經所書者予晉罪陳

之詞也可見只一個書法其曰林父帥師特驗兼
將之寔耳但眾輯意當屬罪陳邊點用謂陳之不

義犯眾怒也惟楚之即即指今日不會說倘今日
來會則前日平楚情亦可諒矣或以兩意實是一

串不得兩開晉再三待陳奈何背義不來而致
林父之旅也須從會說到伐從近禮說到昧義總

收不書諸侯之帥而曰林父帥師 附破
即伯兵之近禮與國之昧義著矣

○會扈 無書法
即伯至待貳之好幾於有禮矣

以禮字作骨待陳待字亦有昧見不遠如兵會以
待之有厚責已薄責人意蓋不見陳不是惟見我

法亦要見陳不可不至意

○荀林父伐陳 日林父帥師
兵以義輯則荀伯者致之也

兼將是事實非書法可起不可收收輟輯亦不必多
講只斷其背義之非方與全單有別夫豈義乎有

替他解免不得意
楚師伐陳 會扈伐 四國伐鄭 擅楚子伐

丙外爭貢經以禮與德定予奪焉
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乃晉待之不至然後以師

力爭致楚亦以力競歎于德矣
盾救 林父伐陳 入陳 宋師伐陳 宣十二

皆伯而討之有禮可予德楚而討之非義可罪
會扈伐陳 燹聘伐鄭 成八

兩紀伯兵有禮而譏非義也
會而後伐聘而又伐下單責晉

△會扈伐陳 伐鄭次即襄元
經兩予伯兵以有禮而放義也
上招攜以禮下討貳以義

△林父伐陳 韓厥伐鄭 襄元

左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卻缺救鄭鄭
伯敗楚師于柳莒國人皆喜唯子夏

憂日是國之災 十二年左傳云厲
也吾死無日矣 之役鄭伯逃歸

胡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 或稱爵何也
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

也楚人為是與師而伐鄭不義矣故宣公
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
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眾賊則不

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
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

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
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

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
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

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
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
褻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

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曰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詩陳風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
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

于株

胡傳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
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亾國弑君之禍

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
垂後戒洩冶諫而亾何獨無褒詞夫語默

灰生當其可而止爾治雖效忠其猶在宋
子哀魯叔胙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

與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胙善矣

經筆削討恤之兵昧義者之罪著矣

上晉既至盟又救陳之德不可苛下楚既變又集矢之德不足念書林父帥師劓子辛救鄭

宋人圍滕 稱人

大國乘變以虐小不仁甚矣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一串說於哀吊恤皆指伐喪言重伐喪上虐小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稱人是貶詞是從書法推出來的

伐鄭缺救 書爵 下書晉卻缺救

經舉重以貶外兵即錄伯救可推也

此傳宜在辨書法虛翻不單斷楚罪要得一字之間除非以之治黨未有不人楚者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書法以書爵為主而以書救証之但証處須重發幾句

楚子伐鄭 書爵

經於外兵凌夏特舉重以著其罪焉

只在重兵上發其凌夏之罪不用錄救意

△缺救 下書晉卻缺救鄭

經紀救兵即不與強兵之案也

仍以稱爵罪楚問起將書救一証婉轉翻斷勿涉

予晉亦勿死罪楚此只為非與二字作証全在書法上着眼傳內兩知字相應亦未可畧

伐鄭缺救 伐陳衛救宜十二

經於凌夏虐皆托救以著罪焉

書救責楚書救責宋

伐鄭缺救 伐鄭書救成七

兩惡外兵虐皆托伯救以見焉

俱下書救則知之矣上賊則不討下又因其喪俱是楚罪

缺救 會伐鄭成人

即二臣之先見而知棄之者非矣

子良之憂季文子之言

缺救 樂書伐成九

經於凌夏從外者筆削救兵以罪之焉

上筆晉救罪楚凌鄭下削楚救罪鄭從楚

缺救 王夫侵襄元 加伐鄭韓厥伐全

患有當救不當救者聖人之筆削異焉

楚以重兵臨鄭書救以著其暴鄭以集矢德楚削救以著其罪

缺救 侵蔡獲燹襄八

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獮元年衛穆公速元年

弑國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于歲首書王

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各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于

君臣各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胡傳 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

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日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巳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胡傳 按左氏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固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

族奔也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疆于此舉氏辨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

宣公十年

經紀二國兵事而有取於二臣之先見焉。
重兵陵鄭好武怒楚以兩左傳合上國人皆喜子
良獨憂國之災下國人皆喜子產獨憂弗得寧
伐鄭缺救 戍鄭貞救襄十 只兩救同
猶夏逼貢之罪皆錄救以見之焉

即二臣之先見而知倖勝失守之咎矣。
子良憂國之災沈尹戌卜郢之亡
針○如齊至 不書月
畧詞以紀事大益知分之宜謹也

全要於不書月內發出前此書月乃聖人正名定
分示君父之倫不可與疆土私惠平等觀也蓋借
此所輕以形彼所重非謂一慢王一貪利罪有輕
重也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比關於名分之際者不
侔雖不書月可也無斷罪語宜虛虛得辨論口未
如齊至 如晉至 成三 加歸濟西取汶陽全

望國兩因利事伯春秋均貶其慢王焉
一感濟西一感汶陽俱不知有王
歸濟西 獨書我
即大國歸地之私成惡之罪昭矣

助成弑逆之罪助成二字須說得醒宜以濟西賂
齊其心尚有畏也至於今歡然莫逆若并取用之
故而忘之則齊不假田而保魯魯亦不假田而見
保於齊宣之心益放而惡益肆矣故特書我羣寫
其親愛惠遺之意以著其罪非謂歸田之惡尤甚
於取也全在我字書法上形容我者親之之詞不
以魯為逆且以魯為我矣賊而我之更何言也未
段授受之私即相親愛惠遺中事舊提在前或發
在後只入中挑講亦妙

歸濟西 歸三田定十
經於大國歸地而私與誠均著矣
崔氏奔 舉氏

經有辨宗強者合諸說而可參也
通傳只是辨宗強意辨之早句乃引許翰之言非
斷罪語須如傳辨論成文有寵句重看崔宗因寵
而強者也然不重責惠公重垂戒上宗強從出而
能反及而能弑上見得作文當就他宗強內發早
辨意於此舉此此字要體蓋今日見逐而奔人皆
以為去其疾矣設早見者處此已知其必反便當
預為之防意崔宗出自丁公之世繼掌齊國之權

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
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
有事異而詞同視
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胡傳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
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
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
而汲汲于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
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
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
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
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
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傳 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
身見殺而其言驗特書徵舒之名氏
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殺之由使有
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評
為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宋師伐滕

胡傳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
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伯至之餘
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
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
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于誅亂臣誌

宣公十年

呂氏注

如齊五月至 致 如齊止此此多一五月字

經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匡王崩在二年冬因今日奔齊喪追咎前日不奔王喪之失要相形講收皆致書法

宋師伐勝 稱師

經取大國之虐小討賊之意殷矣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勝不事已以下明勝無罪正見當於恤非二意已德有闕虛說舊指顛逆擊矣用大眾正應力非不足言既有此師何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因虐小而責其不能討賊全要發出一點汲汲誅討意宋大國四句要重看

伐勝 伐和取釋 宣十

紀內外虐小之兵皆責以大義焉

以陳亂立案上從上公伯業論起下從貴卿大眾論起

公孫歸父如齊

通記此題無冬字

望國之慢王於貴卿之事大可睹已

以貴卿會葬為案以不會匡王葬為斷以定位歸田分股翻斷其慢王之罪貴而有寵要點綴在中方見得禮教稠重收比事效詞書法

賊于九 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地厚沒則親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大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

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

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 止此

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

近在那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

宣公十年

邑臣妻

△四國伐鄭 稱人

前年鄭敗楚師恐楚深怒故與之平

恃力以爭貳伯亦無所愈矣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力二字宜洗發德對力看鎮撫對爭看鎮者鎮服其心使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責晉力爭全要把楚來形言中國所以愈楚正以有鎮撫之德在今楚以力晉亦以力何愈乎自是責楚益輕二句亦宜婉體於後

四國伐鄭 王季聘 宣十

經紀兵好惡伯德之衰傷王靈之替也

上德力為世道慮下威力為王道慮晉不以德鎮而以力爭王不以法舉而以聘加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四國伐鄭 宋師伐陳 宣十二

經罪爭貳與討貳者而知德之為重矣

以德字為骨不能以德鎮撫不能內自省德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伐陳 圍宋 宣十四

紀兵而兩專其責見德義之為重矣

上責楚益輕罪在晉矣下責宋為深若蠻貊圍中國則亦明矣要發明所以罪晉責宋之故

春秋火單斤長

四國伐鄭 蕭魚襄十一
經於二伯服貳惡其恃力而美其推誠焉
上晉取成於鄭而終貳下鄭請會於晉而不叛力
字誠字作眼

王季聘

經紀王室瀆禮重傷王靈之不振也
縱未舉法句宜重發今王法不舉而使季子聘王
靈益不振矣自是是字當玩蓋以是為不振之極
故書王聘止此也

伐邾取繹 持書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於討賊也
要重發汲汲誅討意虐小意帶講貴卿大眾二句
宜體發盜字對奉天討罪說見宇宙有亂賊則其
他更無可急之事棄義聲而取盜名便是僨

伐邾取繹 取邾昭元

經紀內兵虐小直詞以罪其縱惡諱詞以譏其乘亂
上書伐取下不悉書

伐邾取繹 宋公伐邾昭十九

經有因昧義而罪其貪者有因仗義而恕其貪者
魯不能奉天討罪而憑陵弱小故於伐邾特書取

釋以罪之宋能聲罪執言而盡歸即俘故於伐邾
而釋取邑以恕之

行父如齊 歸父如齊 脩書不削

望國頻於事大昧為國之禮也
行父之行是欲免篡立之討歸父之行是欲免伐
却之討後脩書著罪是了此段傳意中間貪於取
釋一段乃抽出申言之非另一意作文以初聘却
故提起作案以妄悅免討作斷君臣同責俱以禮
字為主蓋為國以禮自無憚於強未聞妄悅取人
可免於討蓋悅人者必有所畏於人畏於人者必
行有不慊於心理曲指今日取繹言免弑君之討
還是宜君臣大主意因又有取繹一事故遣聘比
常加密但作文不可以篡取對股須以篡為主串
入取為得

行父如齊

望國初聘於大昧禮之罪見矣

要於亟行發其昧禮君臣同責只在篡立上講與
取繹無干

冬歸父如齊 須記一冬字

望國有畏而媚大昧禮甚矣

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十年

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止此

胡傳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
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
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
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
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
免于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蓋理
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
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即國武子

胡傳

楚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
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
矣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墓顏
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
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
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
特婦人笑客之罪哉
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
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
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
若日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國之稱
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

宣公十年

宣公十年

不知為國以禮是受病根由如無此病即有取釋之貪何消相齊雖畏齊者畏其問知之故但恐他借此破綻來尋不得不委曲弭縫須描得心虛胆怯光景君臣仍同責取釋勿認作歸父事

歸父如冬歸父如兩紀內使皆責其昧於禮焉上昧尊王之禮厚於齊而薄於周下昧為國之禮勇於制而怯於齊

冬歸父如國佐聘媚大而昧為國之禮可譏交鄰而失守身之本可貶未踰年而修聘未踰年而遣使

國佐聘大國忘親而修禮守身之本失矣

速葬是已前事只重未踰年以君命遣使斷罪守身以仁親為本不仁其親便失守身之本不可分末帶貼禍意頃公嗣位之初句亦不可忽無書法國佐聘五國伐鄭成三經紀修禮用兵之迹皆罪其忘親焉上既速葬又未踰年而聘鄰國下雖厚葬乃在殯而從金革齊與宋衛哀戚之情忘矣○宋共公有

文公之喪衛定公有穆公之喪

楚子伐鄭稱爵削救

經不廢傳於加貳之外兵可見也今在書法上發揮以稱爵直詞為主以不書救証之意不以楚為罪便專罪晉了罪晉雖為力爭但玩傳若曰而意不以及知然者語氣須含蓄虛挑此蓋從後人推原所以稱子之意入首便宜扼意字發議責皆全在無愈於楚上論若曰於晉尚然楚何怪矣若晉能以大義鎮撫則雖楚欲爭鄭夫何敢舊以今日士會之救為競力非是

楚子伐鄭十辰陵宣十一經不貶獨夏從外者皆以中國律之也

上用四國伐鄭比斷下用伐莒攢函比斷

楚子伐鄭樂書伐鄭成九兩削救兵為競力趨利者戒也

上責晉競力削士會穎北之救下責鄭趨利削子辛侵陳之救

楚子伐鄭壬夫侵襄元易伐鄭次節同經削內外救兵爭貳從變之罪著矣上削救責晉恃力下削救責鄭昧義

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日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直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齊頃公無野元年陳成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年楚孫叔敖為令尹

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日晉楚不務德而爭兵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

于辰陵陳鄭服也

胡傳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

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則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公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誅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胡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

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

楚子伐鄭 貞救襄十
觀經之筆削救兵而競力逼貳之罪著矣
俱責晉

聖人心傷逸義姑為從外者寬焉
楚人能謀之指入陳時言此盟未見謀討陳只因

後來能討故不貶從之者以能討賊之楚為可從
耳夫至從楚猶可全是汲汲討賊不得已之意非
子陳鄭也陳鄭無貶就書晉言中國不能令句重
看即入陳傳重傷中國意觀傳中禮失求野二句
可見經之大法至居也一段極重憂狄原不敢進
只因中國不能故遂進耳

辰陵 戰邲宣十二

經怨從外猶夏者為大義也
不貶從楚不貶陵鄭一取其後之能討一取其前
之能討

辰陵 盟蜀成二

經於外兵舉義怨其從之者惡其敵之者
辰陵 盟蜀成二
經為大分大防計故怨從外而貶宗外焉

辰陵 曹伯歸京成十六

經怨從外而譏失刑者不欲天下之有亂賊也
皆有雖得天下句上重誅討論下重賞罰論

辰陵 盟宋襄二十七

經為大倫大防計故怨從外而貶交外焉
辰陵 會申昭四

經於從楚者而或怨或貶重太倫也
以中國人類意總起討篡弒之楚則可從至篡弒
之楚則不可從

伐莒 攢函 直書其事

直紀兵好按其時而可訝焉

春秋正法至故畧是即舉號之旨以明中國為內
故當詳狄為外故當畧詳如稱公稱侯細分爵秩
略如戎狄吳一概舉號也此上只了皆外詞一段
意今中國有亂至真乎雖相承說而插入伐莒一
比則失肩背云云須說得有分曉蓋求成於狄則
頂舍中國之亂說來若伐莒則以區區小事非討
賊之大義也書法只是直書其事勿牽上會狄
作文總叙總起中畧分總束扭任方伯四鄰重發
伐莒

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
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
功之察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
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胡傳 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
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
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入陳殺徵
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
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
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
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
國急于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
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
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

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
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
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
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
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
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
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以與滅
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
之功故特從末滅不稱取
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輟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
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日夏徵舒為不

縱惡而虐小。望國之合兵。慎矣。
主魯會齊。作勿並責。莒恃晉不事齊。魯平莒不肯。
故會伐之。大意同上。齊罪只於講中帶見。方字亦
有味。言方以莒為事。於亂賊全不注念也。不知類
意。要發玩魯方會齊。句單主責魯伐莒者。齊志也。
以齊志而魯會伐之。益見其慎。

伯主縱內亂而結外成。不知類矣。
不討弑君之賊。而會所當外之狄。申講重不討賊。
上春秋詳內畧外意。須起處發明。收直書書法。
擯函。澶淵故襄三十。

縱內亂而結外成。舍大義而亟小惠。皆不知務者也。
楚子入陳。不稱取陳而書入。
聖人扶義之心。曲寄之於楚焉。

子楚子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即繼以討其
罪為義。取其國為貪。云云。明說書殺為子楚書入
為貶楚矣。或曰。以下又因復封生出一段議論。連
書入亦說到子楚。上傳心要。典傳其利陳之心也。
聖人知他心於利陳。若先書入後書殺。恐沒了他
的功。故先殺後入耳。末不曰深美其有討賊之心。

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未善。而功則有餘也。就是
子之全是重傷中國。意作文須重發楚罪。而跌入
末滅方有味。義利功過。舜跖善惡等字。俱要別明。

紀覆國之兵。始怨其假義。而終罪其不仁焉。
以同一滅國。總問起上。改過下。驕溢點入。

有正倫扶弱之善者。皆不苛責其貪也。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楚能討舒。故書入陳。而略其
取國之貪。宋能歸俘。故書伐却。而釋其取邑之罪。

兩與外兵之仗義。而貪與偽不計矣。
上見楚狄也。乃能謀陳。雖夏州之置。惟利是視。然
有舉義若楚。尚可以貪過督之乎。故末滅而書入
下見吳狄也。乃能恤蔡。雖宰嚭之謀。其心未誠。然
有仗義若吳。尚忍以偽逆料之乎。故特進而書辭。

兩予有功之楚。善惡不相掩者也。
先書殺後書入。一念之傾。而善惡異。春秋傳心要
典以正倫權之。則莊之義。可以貪故掩乎。前稱爵

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
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
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胡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于朝。誅殺
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

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
詞奔楚。託于討賊。復仇。以自脫其罪。而楚
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
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
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
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

何。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
父于朝。謀于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後舉號一人之身而善惡異。聖人心無毀譽以無私照之則吳之惡可以善故掩乎。

外兵舉於討罪復仇即貪暴可怒也。

楚能討賊即取國之貪可滅楚惟復仇即降遷之暴可怒上要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下發若包羞忍恥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意。

經於討罪恤患之兵兩寓傷中國之意焉。

陳之賊討之自楚傷中國不能討陳之患救之自吳傷中國不能救。

納寧儀行父 特書日納

外君獎致亂之臣經所不與也。

書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不是知而故納但不能察其反復耳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做得不快人心勿過作貶語其庶幾乎庶幾存亡興滅之意也兼看上傳。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八

宣公下

楚子圍鄭

外君虐貳而猶恕之重正倫也。

此題全在書法上理會不可說楚討賊之義足掩虐人之非只說聖人不欲以虐人之罪掩討罪之善於以見誅亂討賊正大倫之為重也起處須說得楚子憑陵之罪大然後見聖人之從末減為重大倫之意觀雖如猶從字可見取大節畧小過二句是此題正案文中須點。

入陳 圍鄭 伐郟成七黃池

經於外爨因正倫而終恕之因潛分而終黜之。

雖如楚子云云後雖強大大云云都重君臣上論。

△圍鄭 同圍齊 襄十八 加入陳至伐齊全

經兩變文以紀兵予正倫恕抑暴也。

入不言圍圍不言同變書重之例而從未減取大節畧小過變不書同之例而書同沮橫逆抑強暴

圍鄭 入郟定四 加入陳柏舉全

功過不相掩亦各衡其重而已。

上過不掩功達路操戈之楚即是栗門虢好之楚

春秋卷之十七

春秋卷之十八

宣公下

定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日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宣公十一年

無論今者退師可怨縱使俘諸江南而亡一國與
子亡其父臣亡其君孰重下功不掩過見舍室即
都之吳難比舍舟淮汭之吳毋論向者恤蔡亦為
即令義均纓冠而定一國與君亂其君臣亂其臣
孰重

○戰御 以晉王 以林父王 總一書法

主將以昂進取敗無觀釁之明也
總非觀釁一意按御之役以下又明非觀釁之罪
獨在林父其曰知難昂進即非觀釁也故作此題
但說一個將權便非傳意須將晉楚當日事情看

得了了。總透得知難昂進意出楚討陳而晉不能
則無戰名晉救而楚退師則無戰理總之一傳正
意只是一個不該與楚戰說者謂偏裨不用命固
敗即偏裨用命亦敗蓋非觀釁而動徒以失屬亡
師之權眩惑於分惡之言棄師之罪安所逃哉繳
書法云非楚敗晉晉自敗也又非先殺之以晉敗
林父以之也故獨以林父王此戰云或云師非觀
釁將不能令原有二意使晉王之以林父王之原
有二書法對作無妨

戰御 滅蕭宣十二

經兩紀兵責敵外之非道惡覆小之不仁
俱以入陳圍鄭點起失專制在不觀釁內驕溢在
不仁內

戰御 宋師伐陳宣十二

經兩紀兵有責失觀釁之道者有責失討貳之義者
上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况圍鄭既退師而又與
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下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
縣陳而復封不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
戰御 楚子伐宋宣十三

經兩紀兵有責失觀釁之道者有責失待敵之策者

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
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日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而許之乎潘厓入盟于良出質

胡傳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
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
皇門至于塗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
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
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
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
造王都之側猶從未滅于以見誅
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

左傳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
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
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德刑成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
矣焉敢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林父失觀望而挫師。宋文失謀國而致師。

戰卿 楚子圍宋宣十四

經兩紀兵見觀望謀始者之失焉。

上陳既復封鄭又退乎楚亦何寡可乘而顧冒進取敗下要結盟誓輕舉大眾宋寔始謀不臧宜其見伐且圍

戰卿 新築成二

兩責王將示觀望息爭之道也

晉師救鄭而以晉王此戰何也陳既復封鄭又退乎楚寡無可乘矣林父乃聽韓獻子分惡之言卒致掬指齊師侵虐而以衛王此戰何也斷道之敵子臧之伐齊怨亦既報矣良夫乃違石稷還師之言卒致殞師

戰卿 戰鞍成二

兩變例以紀兵一將令而謹兵權也

獨罪林父四卿皆書

戰卿 書救成六

經于二將責其失於馭下子其得于還師

上三師是違知難而進下三卿為王知難而退以書登桓悼分証林父畏罪却是罪武子不貪功却

是功惡可分乎戮可遷乎

戰卿 盟蒲成九

王將王盟之道皆不可失者也

上責林父失王將之道以變書荀偃証下責晉景

失王盟之道以子鮮季路証

戰卿 駟陵成十六

兩責伯兵有非觀望之師者有非持勝之道者

知難見可如隨武子所云晉其未聞乎外寧內憂

如范文子所云晉其未聞乎

戰卿 偏陽襄十

紀二臣之進兵而得失分矣

戰卿 士句侵襄十九

以將權律二臣而得失分矣

戰卿 大鹵貽元

益兵之與崇卒而舊制亡矣

楚莊狗為敖之策而令典作于卿之戰左轅右壽

中權後勁前茅慮無蓋一乘用百有五十人此車

戰之五陣也苟吳用魏舒之請而車戰毀兩前五

後專右參左偏為前拒益五乘分為三伍此步戰

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亾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于北師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若敖蚡

肩輦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二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遂往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請召盟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

之五陣也

戰卿 吳伐我哀八

師辱國將相之失見矣
上責縣知難昂進是棄師也以書堊影林父下責
相魯未及虧不能以待是棄國也以元佐影季孫

卷之十八

三

拒奎樓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局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晉師救鄭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

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叱而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毋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亾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弃晉師于誰責乎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滅蕭 以滅書

外兵志盈于覆小傳心以罪之焉

此題全要發得不外遠歸意出要描寫他其志已盈擔當不定處蕭既滅亡以下証其不能久假處

春秋單合序義

宣公十二年

邑奎樓

歸之實故總結以孟子定其功罪云云史外傳心是傳楚子假仁之心即不能以禮制心之心也矜其威力起于不能以禮制心連假也假不來不能以假而遠歸是楚莊之不逮齊桓處觀傳推此類句有味雖欲赦之不得句亦不忽見聖人前日之委曲末底也曲全之無奈何自家遮蓋不來安得復赦之故書滅云云若只將不仁斷罪似非傳旨或謂傳意自是兩段宜以不仁無禮對作上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與王者以德行仁異下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與王者以禮制心異上收書滅而不書潰下收蕭無赴而得書于魯細玩上段乃聖人書法的意思下段則從已意論出非聖人書法也的主不仁一意為是孟子假仁數句是大旨當以王伯立論下段蕭既滅亡云云只是得書于策之由依傳帶後

滅蕭 圍宋 宣十四
經兩紀兵有責不能令終者有責不能謀始者
滅蕭 滅潞 宣十五
經兩紀兵皆失之不仁者也

兩邊俱重不仁斷罪無禮非義只作事實如值點在後

滅蕭 會蜀 成二
聖人以禮昭訓而特傳驕忿之心焉
俱不能以禮制心上重驕字下重忿字

經詳外兵皆不以善掩其惡也
上討賊退師下達王命成伯討
△清丘 國卿貶而稱人
盟以禦外而協失謀甚矣

書同盟是懼楚事迹惡反覆一段乃辨論書同意不重只重失謀斷罪須從楚勢極橫說來見強敵在前不是見戲時節為諸侯討云云明有一條自強為善之路不去走而要質鬼神以禦楚斬字要發是僥倖于必不可為以致敗壞故曰不滅孰大罪歸諸侯人列卿所以人諸侯也任賢修政勿平宜重任賢說原殺一段將來一驗譽帶見列卿之中所信任者只此等人則失職可知

清丘 伐宋 宣十三 下易宋師伐陳全
經紀兵信有責列國之失謀答大國之失策者

附左 秋晉師歸桓子請成晉侯欲許之士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日莫予毒也已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楚子伐蕭宋華椒救蕭蕭人囚熊相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日無有山鞠窮乎日無河魚腹疾奈何日日于咎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

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 假于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

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遠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典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各以楚強起入陳以來。楚勢強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是保國之謀。乃以盟禦楚。故不戰而氣自索。滅蕭。宿宋。楚橫甚矣。為宋人計者。宜恤民固本。輕徭薄賦。是待敵之策。乃伐陳挑楚。故一動而國已亡。

清丘 盟蜀成二
經重人。以修政于失謀。昧義者均貶焉。俱有諸侯任賢明政云云。皆是稱人。

清丘 盟蒲成九
為禦外服。或而要盟。失謀昧本甚矣。上不知任賢。修政自強。于為善而刑牲。歛血。要質鬼神。所以禦楚。下不知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歛血。要質鬼神。以御之。

清丘 雞澤乘三
兩以同紀。俱外之信。特從其所欲而已。上以非惡。其反覆起。翻出同欲。貶其禦楚為失謀。下以非王臣與盟。起翻出同欲。只摹寫其病楚。不可着貶詞。蓋雞澤傳無罪失謀意耳。
清丘 會平丘 昭十三
經譏禦外與要內者。責謀之減事之豫也。

上任仁賢。修政事。下德修政。禮格心原。穀叔向點入。各以楚勢揚起。晉自敗。必以來我。寔不德而傲。怨于楚。武子已憂。荆尸之橫矣。晉自石言而後。宮室崇後。而怨讒並作。子野預知諸侯之叛矣。
○伐陳救 其以救書

討貳不出于義。罪顯于救之者矣。重非義。斷罪而以失謀。意依傳且字。做一段于後。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不內省德。要發透。玩傳首陳有弑君云云。則陳之無罪在此。宋之當省德在此。謀國者不圖于楚。未收陳之前。而圖于陳。既德楚之後。便是師放矣。失謀即在非義中。似不必另抽出。衛叛盟而書救。正以責宋之非義。只收書法帶之。

宋師伐陳
兵舉于非義。大國之謀左也。
意同前。但無書法。

○衛人救陳 書救
淪盟者。得救各顯。昧義之罪也。觀陳無罪為可恤。何便見宋之非義。作文以衛叛盟。書救發難。起重書法。作以顯宋罪。衛之救陳。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 晉元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日恤病討貳。

胡傳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于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歛血。要質鬼神。斲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日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矣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傳 莒事晉而不事齊故也。

宣公十三年

邑三

踐先君之約。未必有激于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此以彰宋之不義。重責宋勿說與衛傳中不待。貶絕句甚明。全單兼失謀。此專言非義全單于宋。加兵上責宋非義。此于陳受兵可恤上挽到宋之非義全單于尾。末綴書法。此專在書法上形容。

伐陳衛救陳 伐宋宣十三 傳而合

兩托詞以罪大國之兵以其非義而失策也

總叙開作衛叛盟而書救楚猶夏而稱爵分收

衛人救陳 楚子伐宋宣十三

兩托內外之兵皆以顯大國之罪也

此即上題藏頭也。俱本伐陳斷罪而以非義失謀。分貼全要得借客形主之意。蓋救者是則伐者非。不然衛叛盟何以書救。伐者是則見伐者非。不然楚猶夏何以書爵。

入陳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宣十三

兩原大國之事而非義失策見矣

亦是伐陳伐宋二傳合但易混耳。入陳之義在楚不在宋。况縣陳不果。陳之德楚何足責乎。乃云云。故衛以救書滅蕭之志在宋不在蕭。况宗盟失策。楚之暴橫猶可通乎。乃云云。故楚子書爵。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螽

夏楚子伐宋

左傳 以其救蕭也

胡傳 楚人滅蕭。將以勝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胡傳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之。盡滅其族。

左傳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之。盡滅其族。

胡傳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問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比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與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定王十一年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日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救陳 圍宋宣十四

經于大國托詞以罪非義。端本以罪失謀。

却根伐陳來若衛叛盟若蠻襲圍中國。須重振起。方有情。

宋師伐陳 會伐邾成八 加入陳吳伐邾全

二國討貳於事定之後皆失所以為義矣

俱有兩層意。上孔達下季孫先不能討。先不能救。

伐陳救 欒書伐鄭成九

討貳從變者之非義。即筆削救兵可知也。

陳以義德楚而宋伐之。故書衛救鄭以利從楚。而晉討之。故削楚救。

衛人救陳 嬰齊伐莒

即上題托內救以罪討貳。畧外救以罪從變。

衛人救陳 韓厥伐鄭襄元

經于討貳從變者。筆削救兵以著罪焉。

陳感復封鄭感集矢皆德不貳。甚整上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下鄭無可救之善。

衛人救陳 壬夫侵宋襄元

觀經筆削救兵知討貳之義不義矣

宋師伐陳 侵蔡獲燹襄八

兩觀啟蒙之兵皆失謀也。俱是攻與以怒楚上云則亂益滋矣。下云自茲弗得寧矣。

衛人救陳 貞救鄭 襄十
經兩筆救兵而伐之服之者非義見矣。

大國恃強以凌弱經深罪之也。
莒恃晉不事齊故也稱師甚其動衆虐小之罪。

楚子伐宋 書爵
投敵以兵名待敵之策失也。

書爵非予楚只借以形其失策耳。急于伐陳攻楚與國急字妙要講得與上輕徭薄賦意相應諸侯俱而同盟是承上句說來勿以外橫內悞並提須玩可以待敵一待字當時宋即不伐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而待之此時豈宜輕動恤民固本正是待之之策只不伐陳以徵幸無事亦未為得策也。故楚人有詞故字須體當時不攻楚與而楚師至宋則宋無受兵之憂而楚為無詞今不思待楚而急于伐陳是適授之以口實耳。

伐宋 會楚子于宋 宣十五

當外迫而挑蒙者可罪當外迫而荐賄者可鄙。

伐宋 貞伐鄭 襄八加宋師伐陳侵蔡獲燹全

兩觀被兵知失策之足以致禍也。
上恤民固本云云下信任仁賢云云俱攻楚與國失謀致伐。

晉侯伐鄭 直書
兵有出于報復者直紀之而其失見矣。

全根戰如來以師非觀釁將非其人翻出斷之見。晉自取敗不可報鄭須在據事直書上摸擬勿板。講晉罪此事以觀不止此鄭事從頭看來晉有何事足以勝楚何事足以報鄭今日之兵其為報復無疑何消貶他。只按前事一發觀之罪案自顯。了故曰直書自見。

伯國兩討貳知其以復怨舉也。

為卿故討邲之役皆罪晉之報復要總發意事定略分點。

楚子圍宋

經責夫自取者重始謀也。
只重自取說其自取在伐陳上勿與清丘並看觀。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繼而處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胡傳 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 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惧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胡傳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仇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日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日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成王日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日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必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必也必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胡傳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眾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

宣公十四年

宣公十四年

已字又字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勦民說非指救蕭也要在幾于亡國上發故曰端本曰謀始須以凡事作始將畢之間發其必至訟至師意方像此傳結束語不混于伐宋傳之非策蓋胡氏因宋今日幾亡其國追論宋始于伐陳作事之簡至今日如此之危故引易以証之原始要終有許多咨嗟嘆息之意本比無書法楚罪如傳點在後

圍宋 會穀宣十四

春秋紀兵好而謹始謹漸之意備矣

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宋從被圍視伐陳則伐陳為始從伐陳視清丘則清丘為始始之不恤未有不召寇者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坤之言曰馴致其道至堅冰會自天子逮諸侯則諸侯為漸自諸侯逮大夫則大夫為漸漸之不圖未有不下凌者君若贅旒陪臣執命由來者漸矣舊以始微二字合有疵

圍宋 同圍齊襄十八

兩國之見圍皆自取也

皆有國必自伐句二左可相對二孟載孟諸之變

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

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

著明矣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曹宣公 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

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胡傳 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

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

先弱杜患宋之前事可按也蓋早自圖謀而輕付其國于一試訟卦曰君子作事謀始宋文昧之矣一俟致靡筭之燼眾怒難犯齊之往事可懲也何自貽伊慙而大快諸君子一舉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齊環之謂矣

△會穀 無書法

禮失而移于大夫其由來有漸也

此就禮既失後畫出一個禮不可失的圖來若合符節句極妙自失于天子時早知有此特今日驗之耳所以與易之坤互相發也傳意通春秋發不專着齊項歸父亦無斷罪語見制治當于未亂君若贅旒便無底止觀理于易觀事于春秋亦可爽然知制治之道矣降班抗尊是事寔亦不必加貶別嫌明微主禮自天子出以別于臣下故為未亂稍移于下則嫌無別微不明便是亂了自說經者立論舊王謹微意甚謬

會穀 歸父會宋宣十五

紀瀆分賂外之好皆當謹所由焉

總以由字為主上見禮之移有由來也謹獲霜而思馴至可徒曰大夫之抗而不早弭其漸乎下見

夏之衰固有由也張撻伐而嚴聲援可徒曰狄之橫而竟甘蒙其鄙乎○舊以替凌之漸盛衰之由合一示謹禮之意一示經世之畧俱重聖人慮世上發亦整但漸在諸侯自會上不指會殺也

會楚子于宋

無書法

知賂外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畧矣

楚不假道救句只見楚橫當攘周公之後義非不明千乘之國力非不足二句政伏鄙字之案要點入此傳是深傷其自屈與盟宋等傳稍別諸侯不能三句非絕望以出脫他正是責望他見當時該做的只是這件事縱不能為此也該嚴兵云云奈何謀其不免至于荐賄葵夏盛衰之由亦須咏嘆于後經世之畧時說多就畏簡書三句看或指聖人不欲屈體于狄乃是經世之畧亦可參觀

會楚子于宋

宋楚平宣十五

經兩紀事有示經世之畧有明人臣之義

敵子主謀歸父荐賄子反急平華元輕見情寔上此畧不明而歲幣金縉之奉曾無紀極下此義不行而交歡邊境之事遂為善謀

會楚子于宋

召陵侵定四

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日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楚子舍之將去宋申胥稽首于王之馬前日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交外而媚以賄者可鄙攘外而隳以利者可陋

○宋楚平

取而稱人

以義律二卿故擅平有貶焉

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况元反又無取必于君事實但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實不與知便是取必於君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作文須先以功揚起見得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便有罪乃見人臣之義重也然則臣而有一段點出一急字斷反之專或曰一段點出一輕字斷元之專功奏于一時而倫係于萬世人臣一有要功之心便知有已不知有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傳中反覆推敲無非此意

宋楚平

滅潞歸宣十五

攘善者不忠矜愛者不仁經兩譏之也

俱用然則一轉上只用子反下只重不仁然則安國家利社稷專之不可乎蓋專之而可者為境外也今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而輸情實以平之不忠甚矣然則攘善矜愛秋安諸夏非耶蓋禦之而當者為門庭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

之牀起之日寡君使元以病告日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日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于是使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德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德雖然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于莊王莊王怒日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日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日諾舍而止

人臣取必于君。平國與報怨皆譏也。上取必于君以成功為專。責元反下取必于君以行私為分。責四卿。

宋楚平 如京遂伐秦成十三

人臣有義與禮。擅平慢王皆罪也。平國之專。貶詞以明人臣之義。觀王之慢。酌詞以存人臣之禮。上君有聽于臣。父有聽于子。下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一正一反。須善用。

宋楚平 救台入棄十二

兩譏人臣之專。以其異于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台在邦域之中。俱有安國家及境。外等語。宜總問起。

宋楚平 暨平昭七

平非所貴而專功。與附外均罪也。至正大分。嚴大防。作然下亦不重。素防。

宋楚平 黃父昭二十五

經明臣道。有不子平國之功。有不褒勤王之義。平國者。正以人臣之大義。勤王者。待以人臣之常職。俱以有功揚起。後世羊陸云云。後世有以醜賞。

云云

宋楚平 召陵侵定四

專命而成功者。可貶。請命而隳功者。可晒。

宋楚平 歸譴闈哀八

平國之事。專經不計其功。歸地之情。順經深著其美。上以宋無亡國之憂。二句起。下以齊無取地之罪。二句起。

滅潞歸

書日 畧而稱師 舉號氏 書爵

經于伯國覆狄而獨甚其責焉。

不仁在恃強暴殄滅無遺。上不義在縱罪人利其土。上舊主對作細玩。傳又有異焉。者句還。潞兩截。作蓋潞有罪。罪在潞之內。亂未聞。開釁于晉。潞有罪。可討。討在不令之。鄆舒不宜波及其君。今鄆舒不聞。輟而戮之。舉國反。概聚而殲之。披其地。俘其君。以歸。何義乎。晉之不仁亦甚矣。書法只收責。晉略狄。先將書日。稱師。舉號及氏。書爵。問起。便了。時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而殺之。未嘗不討。但討罪者。宜輟諸市云云。今但利其土地。便是志不在討罪了。何義乎。只辨其不仁之甚。傳原一氣說下。

胡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取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亾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乎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于臣。父有聽于子。夫有聽于婦。中國有聽于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日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後會之失。奚急于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

責之日。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寔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日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

宣公十五年

重殄滅上

滅潞。書救成六。以仁律伯兵而得失異焉。舊以上殄滅不仁不討罪而利其土不義下不遷戮為仁而旋師又合于義但書救傳無義字意不如此以仁字比為安上伯禽宣王齊桓下大舜文王晉悼

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胡傳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滅。社稷比于中國。而書晉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

秦人伐晉

春秋紀兵。因見裁命之孝焉。至陳午卒。傳不違禮。以為孝。句魏顆用治命。嫁父妾。或搭盟。蔣傳報德。王輔氏之役。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事。

秦人伐晉

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左傳

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胡傳

王臣有書字而言于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係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

秋螽 內君不務本物變所由應也 重不務本而感召天變上與前螽不同

無婁 無書法

即會禮專于大夫而知辨之貴早矣 此傳是以前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 當辨之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指齊晉分篡時 言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一個原委兩無以正 之即一失又再失之說十分着不得力蓋始初不

謹自然僭踰必無了極雖欲正而不能所以辨之 當早須擒其將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意須推 開勿死紐無婁要知流弊是篡齊等事非謂諸侯 非王事而自相會其流遂至大夫與大夫會也 法至于必變惟惜其不能務本而已 此傳固重變法然玩傳末有國家者云云則知歸 着全在務本當時變法實是無可奈何然公惟不 務本而煩于朝聘賂遺故公田之入薄而不足用 遂變助法而畝稅之蓋民見公耗用于是只竭力 私田不用心公田公即擇其畝善者稅之不論其 為公其為私陰使民各力于公田使後收穫多國 用是此巧法也非是既取公田又稅其畝亦非徒 付公田于民不立公田之各然井田之廢自此始 耳此時尚未什而取二故傳中不及因民宜寫出 古者上下相愛晚近君民交惡光景示天下萬世 後端不可少畝成法不可少變勿粘定責宣公然 務本只是務農重穀等事與虛內事外務華去寔 反照啟惠意末須帶發

○初稅畝 作三軍襄十一 下易昭五舍中軍 大意全

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 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王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 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 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 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

秋螽

胡傳 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為 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于朝 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 辰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 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 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 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

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 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 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 辨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公羊 譏始履亂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左傳 穀出不過藉 以豐財也

胡傳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 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日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 之於上則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 母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 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 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 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

宣公十五年

邑至

即田制兵制之變而知務本謹權要矣。以初字作字立論發兩私用我公田周頌大田之咏何如也。其后作丘甲用田賦見有國家者當務本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魯頌闕宮之詩何如也。其后昭公逐定無正見有國家者當謹權。

助法戰法之變皆以救弊端也。井田法亡成之丘甲哀之田賦皆宣公啟之車戰法亡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皆此等啟之。

○初稅敵 廬吳歸昭十三
○井田封建之法聖人兩因事而致意焉。宜以二比先叫破然後用學者意思體發不可用斷罪語只見聖人于井田封建之法皆欲其不壞耳中公外私之制而可變則如丘甲田賦者且紛紛甚非損上益下意矣。礦山帶河之誓而可亂則如罷侯置守者且紛紛甚非與滅繼絕意矣。

詳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從秋蝻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實責宣公傳每日敬天勤民而此獨下急民事謹

廢助法而稅私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艾日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蝻生

胡傳 生也。日蝻既大日蝻秋蝻未息冬又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

天灾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四語只因灾重及民故較他傳語尤慷慨。

經紀內外之灾以王者望人君也。急民事謹天灾王者之務歸民心合天德王者之心與遇天灾而不惧云云者異矣與罷侯置守云云者異矣。

饑 獨書飢

觀于望國之歲歉知本之當敦矣。無以振業貧乏正應遽至于饑遽字重平日不能敦本上傳首多字與獨兩書饑獨字要體。

經識忍心殄彘者昭王事也。傳不使亂中華則止矣。止字有無限意味宜痛發。觀傳三點而止可見且下緊接以必欲二字正應此字宜宜忽過作文本滅路說來見一種一邑之不畜繼見其忍然重在遺種上仁心以無不覆載言王事以不治彘狄言雖一體心事却有分。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獻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宣公十六年

殄彘而不仁者可貶救兵而幾仁者可善。

上邀功下無功

滅甲氏 大南略元

殄彘戾王事者可貶挫外非王師者可譏。上遺種殘邑盡殄滅之非王者之事下毀車崇卒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各有宜王伐獫狁

宣榭火 書

經思王室之中興於天戒致慨焉。宣王中興之王尚于榭存其迹今被火非獨宣之盛不可得見而宣之迹亦無遺矣故曰王室不復能中興擅殺只就目前一事以例其餘耳春秋有望王室因天災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卷之十八

十四 拒在樓

胡傳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王兵其殘邑也春秋于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邾伯姬歸 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魯失訓女之適而致婦行有虧邾失齊家之道而致伉儷輕棄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秋邾伯姬來歸

胡傳 按左氏邾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叙咸桓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以上瑞為異者自其致瑞者論也。宣公逆理亂倫水旱蟲蝻饑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乃是冬大有年所以為異宜也及獨字可味。

胡傳 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亂

宣公十六年

倫水旱螽蟥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定王十有七年。是年蔡文公申卒。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註。斷道。書同。

詳列侯釋怒之情。即謂之同欲可矣。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然要于同欲上。寫出謀欲釋其忿怒意。非有不得已。句可玩。天下有迫于時勢而不得已者。有激于義理而不得已者。忿怒之事。何激何迫。而同謀哉。憤怒者。四卿不獨。而盟者。諸侯春秋以同欲志之。形容這一夥沒至。

意的諸侯線索。由人教他去盟。便去盟。教他憤怒。便憤怒。起來。豈是畏威。又豈是勉強而應。

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討貳也。

穀梁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傳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斷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秋公至自會。

宣公十七年。

公至自會。經危內君返國。以其協逞忿之謀也。宣事齊。惟恐獲戾。乃盟斷道。而謀欲伐之。齊能釋。

然于公哉故書至以危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按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肸之子

叔弓叔老之子輒與叔鞅皆叔弓之子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

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于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于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于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于鄰國眾矣而獨叔肸不

叔 晉衛伐齊

經紀凌大之兵為昧禮逞忿者之鑒也

禮者保國之本齊頃不能謹禮而以一咲啟釁忿者克伐怨欲之私列卿不能懲忿而以一咲興戎兩意平對君與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其取必于君也上邊重自已致寇發寇雖人寇寔已之自寇也下邊重取必于君發忿實已忿若君之身當其忿者保國與執國命意亦不可忽詳書是總說數股單股不用詳字垂鑒意亦宜發于後味傳不宜大開仄做更好但收書法處要分曉耳

公伐杞

即望國討小可謂不自反矣討其久不朝也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定王十有八年 蔡景公固元年 是六年 春秋楚莊王旅卒

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

胡傳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已致寇所為國必自伐而後人

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忿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宣公十七年

小國之見戕則臣子不忠之甚也。重責鄆之臣子不能保衛君父使知得戕之于鄆說復仇意只點入至此極意要發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戕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仇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 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背所與以圖柄臣謀國之悞也。將宣公惟利是從意提起重歸父看傳中皆齊是為事晉事晉是為謀去三桓故傳末倒重三桓說輕子皆與國二句串下不宜開說不知本只項謀大家味能成無悔意可見引君當道一段重此正是知本大意云宣無忠信誠慤之心皆齊事晉說者謂謀以去三桓耳此謀也歸父實尸之殊不知欲張公室只消引君當道三桓自然畏服何必倚外援哉其皆易世之與國者何輕而其謀數世之強家者又何易也卒之所倚者未足為三家難而身且逐矣能無悔乎

歸父如晉 陳述襄七 兩國之輕于去就皆非策也。皆齊向晉輕皆與國棄晉從楚輕棄中國亦傷腹心喬木幽谷 歸父如 澶淵宋災故襄三十 弭患而不知本恤患而不知務皆經所貶也 上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下養桐梓而不顧腹心之疾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曰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

歸父如 欵奔昭三

以外圖內者可貶以賤圖貴者可罪。上禮樂刑政下公心誠意隆禮直道。

魯之修好舉兵而謀國反已之道兩失矣。上輕于皆與國易于謀大家未有能成而無悔也。下不忠于其君不禮于其臣宜夫南蒯之及此也。

歸父如 意如至昭十四加公如齊執意如全。向背操縱狗乎利經正義以貶焉。

上晉少懦則皆晉方盛則向是向背以利也見邦。交不誠下却皆詐則執命能具則釋是縱操以利也見至盟失道。

歸父如 墮叔費定十二。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僭聖人之化。俱三家俱是強公室剪有失與得之殊耳。

歸父還奔 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經表使臣之善因誅逐使者之心焉。

以歸父志仁提起例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成公。幼弱政在三家故傳結在當國者有無君之心上。君臣勿平講已畢事之詞是事寔書法至筮遂奔。

齊所以罪成公君臣詞繁而不殺所以著歸父之善宜總收。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經與其志仁焉。單子其志仁在造次顛沛不失禮上論。歸父奔 公如晉成十八 下易句聘同。

經著二國逐臣而得失分矣。下比晉逐羊五。歸父還 速盟向襄二十。

忠臣不忘君孝子不忘親均可以風矣。至忠臣孝子作父之還晉君薨家遣時也父則復命于殯有壇帷之哭有祖括之踊而哀戚之誠與持身之禮不少亂焉速之盟向父沒自立時也速則繼述于家有平怨善隣之務有董父豐點之用而父之臣與父之政不忍改焉上比不出筮奔下比或易速伐却。

歸父奔 鱗奔襄二十七。兩觀去國之迹為子為兄胥失之矣。歸父守禮鱗守信點起。

卷之十八

十八 拒奎樓

公室不可張平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傳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傳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

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并自西階下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筮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還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詞煩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之十八終

宣公十八年

邑至書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十九

閩中 林挺秀 閩南 遺編

男方華子珍 全增刪
姪方葦子 稿

弟挺俊 岱江

弟雲銘 西仲鑒定
叅訂 莊 寬敷守
劉 桂雲謙

高安爵敦卿
張龍御彥駒

成公上

經不黜內君之嗣位以其有所承也

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即位以別於內無所承者

○無冰

經紀常燠之變所以備王事也

成公幼弱失政之端已見即還歸父一節可知故

當涸陰而常燠應重在天人一段發人君慎微意

蓋陰陽寒暑之偶忒若微而不足介意苟察盈虛

消息所自來關於治亂不小也每慎以悉書言王

事即調燮之事然亦借此垂訓無責成公意

○無冰 會平丘 昭十三

聖人重天變人心皆欲制治於未亂也

俱有制治未亂句要重發上自陰陽寒暑之變察

春秋卷之十九

宋胡安國傳

附纂二傳諸書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
子在位十八年

定王十 七年 元年 楚共王 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
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
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
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
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

成公元年

邑至

盈虛消息以調燮王事從慎於微說下自謹宮室門觀之作重民力以固結人心從貴於豫說豫字微字宜挑別而電水雪悉書臺園宮室必書

○無水 執仲幾定元
經備王事熄禍亂而示慎微謹初之旨焉
上不得以非王事而忽之下不得以王事而忽之

○無水 歸三田 定十一
微宜慎而績可序王事與聖化俱彰矣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人物一身古今一息

○無水 獲麟哀十四
天人之際其理一而其感深矣
天人一理天人相感燮理感應王事備天道終

○作丘甲 作
益兵以困農非善為國者也

此題須把兵農大議論一番先將丘甲二字辨明向取足於四丘者今取足於三丘向出三甲者今增而出四甲輕說幾句只發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意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為一乘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向取足於四丘今取足於三丘

總一乘而計之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向止出三甲今乃具四甲積二甸而計之增一乘矣雖增乘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益一兵以從戎即損一民以耕野此便是困農司馬法自丘言周制自甲言然司馬法即周制須渾融提起長轂一乘乃車賦也古用車賦故云乘云賦耳時說多云兵多則賦重故為重困
作丘甲 立武宮成六
觀望國戎祀國民越禮之罪著矣
司馬之法四丘而出三甲三甲而出一乘此兵制也作者不宜作重道字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為一合昭穆而為四此廟制也立者不宜立重禮字
△作丘甲 作三軍襄十一
兩紀望國變制而保民馭臣之道見矣
國之有兵其賦則取之民其權則攬之君成初立而父當國作丘甲以益兵視司馬加三之一焉周制一成一乘不如是也以蒐紅二廣証襄幼弱而宿當國作三軍而盡征所歸公賦僅十二之五焉魯頌公徒公車不如是也以入鄆執聘証皆有作者不宜作句

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

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常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子武仲父宣叔也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

作丘甲 大鹵昭元

變兵制而廢戰法皆經所譏也
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上崇卒壞車戰之法重
啟詐上

△作丘甲 舍中軍昭五

魯兩變兵制而民與君胥病矣

亦是變制專兵但作三軍比論謹權此斷罪季孫

作丘甲 用田賦哀十二

經欲人君固邦本而致意於益兵增賦者焉

蓋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重困農民而削
其本何以為國作者不宜作用者不宜用

赤棘 書及晉盟

盟有非道而要者其心逆也

以結盟非道講起推到心之逆上對君困民是一
套事不可分唯君君故懟及君所睚之齊而欲結
晉以敵之即至疲民以逞失固本保邦之道亦不
顧也正見忿懟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論不可泛
斷罪要發得所以汲汲欲盟之心出三桓雖同
罪而季孫當國還重季孫備齊懼晉不平懼晉而
結之正欲求逞於齊也恨字與忿懟字相應恨齊

人處正是恨宜公處立宜公納歸父勿並提赤棘

晉地是起下遠與晉盟句非書法書法只書及

赤棘 會蜀成二

經紀信好懟君辱君之罪昭矣

俱有君民宜側重君上忿懟君父辱逮君父俱責
季氏

茅戎 不書戰 書敗績

經紀王威之衰端本以責之焉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見瑕嘉平戎言猶在耳單
子拜成盟未及寒康公若何邀而伐之皆盟必敗
竟符叔服之料則亦自取之耳自反者正反此失
也總收不書戰而書敗○邀者迎也或謂乘其無
備而欲詐勝之誤矣

仁 伐北鄙 不待貶

齊以憤凌晉非義固在齊矣

觀傳初魯事齊及兩而後字則於今日齊人伐我
之事隱寓責魯之意但玩傳同曰憤兵務相報復
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只責齊為是但須本魯說
來後仍歸到魯上收不待貶書法近說多云魯之
啟蒙玩非義矣句又屬未了語若曰齊之不義固

春秋單合并義

遠與晉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
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
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
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胡傳

程氏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
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

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
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
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
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
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
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
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于伐
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
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
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定王十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鮑
八年 卒衛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

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

○前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
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
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

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傳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
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

無論魯何以得此於齊而務報復之無已乎畢竟於責齊中寓責魯意方得傳中矣字之神 附破

紀外兵之非義先為內立一案焉

○新築 以衛王戰

紀兵先志戰者示息爭之道也。只罪良夫不解紛遠怨而決於一戰意初與晉三句是說衛加齊已甚此時正當解怨息爭良夫乃不聽石稷之謀而必戰故齊雖侵虐而以衛王之也。殘民毒眾正與袁婁傳殺入盈野相發不可畧細玩傳末故書法如此則春秋善解紛一段直透發要得聖人所以主衛之意總於傳兩故字對針齊師侵虐指伐比鄙言與齊師遇遇其伐魯之歸師也

戰鞍成二

兩觀變例紀兵而志戰逞憤之罪著矣

上以衛王下以四國主

○新築 書救成六

經之子奪二將一不戰之心也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非見可而進三卿欲還武子從之是知難而退亦要就兩邊書法發出聖人重

戰之心

○新築 盟戲襄九

違善謀而戰者可罪聽善謀而不戰者可予

上違石稷下從武子

△新築 國夏圍戚哀三

經兩紀事見惜禮正名之意焉

孔子惜繁纓孔子先正名

新築 吳救陳哀十

經重息爭恤患而於志戰縱暴者示意焉

善解紛貴遠怨責良夫之志戰惡首亂善解紛傷

中國之縱暴

△戰鞍 四卿皆書 以四國主之

經紀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焉

方主少國危正見不可離左右為季孫一怒掃境

興師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政安得不自

季氏出乎故四卿皆書堅冰之戒亦明矣非仗義

執言見不必放在心上為惟房一咲殘民毒眾雖

幾獲乎齊君猶未怠也不亦重怒難任乎故以四

國為主憤兵之戒亦嚴矣俱重垂戒意不但著罪

而已上獨責季孫下並責四國

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案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築衛師敗績

左傳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公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齊師侵虐而以衛王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

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王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却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去國五百里

左傳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于晉侯許之七百乘却子請八百乘許之臧宣叔逆晉師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鞌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齊高固入晉師祭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却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

伯國失制敵之義於逞兵要盟見之也
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而晉橫以加之國佐
如師非若屈完之誠也而晉恃以命之

經重兵權於逞忿變制兩示戒焉
俱以舊制論起皆有王幼句上云政自季氏出下
云季氏益張

經變文以紀使將戒專兵譏失體也
將稱元帥今四卿並書使舉上客今二卿並書

觀二臣之專兵好而知晉魯之不振矣
征伐禮樂合齊毋啖吝不謹季孫一怒而專征伐
厥後費邑城三軍作政自季氏出矣高厚歌詩不
類苟偃一怒而專禮樂厥後晉陽叛朝歌入六卿
於是橫矣

△戰鞍 會向襄十四
△戰鞍 溴梁盟襄十六

△戰鞍 三卿伐莒昭十
兩紀列卿之並將無非重兵權也
魯無四軍曷為四卿並將前已舍中軍曷為猶以

三卿並將上云然後政自季氏出矣下借舍中軍
傳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

兩紀列卿並將而專權縱權見矣
上四卿並將云云政自季氏出矣下列書三卿云
云適越之辱此矣

兩紀兵信而強臣逞忿報德之私見矣
上四卿並將下二卿要盟

讓功與矜功者異而其臣之褒貶見矣
卻克讓藥伯范叔皆讓趙鞅矜蒯賁郵良皆矜

△戰鞍 戰鐵哀二

△戰鞍 戰鐵哀二

△戰鞍 戰鐵哀二

鼓音日余病矣張侯日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附左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之先入必屬耳日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
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日子之力
也夫對日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
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日庚所
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藥伯見公
亦如之對日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之有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
公辭焉日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
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
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雖存
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
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
滅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
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
公初立王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
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
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
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
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
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
一笑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怠焚雍門之莢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
之為積兵
之大戒

成公二年

○如師袁婁 反以晉人及之

即伯國之要盟於敵而知制勝必以義矣

只重一義字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不義的源頭

而今日東敵質母之言尤非仗義者口吻傳末制

敵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又伸說上句義即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表婁

左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賈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晉不

敵之以賂免者無所以服之也

主齊雖侵率至非服之也一段不可涉德命意須

從戰鞍上翻出如此威力而何僅以賂免就他賂

○如師 無書法

○袁婁

即勝敵者之求盟經特著其曲焉

以及字問起重不以德命而欲質其母上不必原

起國子賂免要發汲汲盟意與往常敵敗請成者

不同見晉惟不以德命故齊雖挫而詞愈勁晉雖

盛而詞遂餒請盟反在晉許盟反在齊有由然耳

故反以晉人及之急頂以若此類云云全在書法

上描情

袁婁 取汶陽成二

制敵不以德命可譏復地不以王命可貶

袁婁 圍棘成三 加戰鞍取汶陽全

敵未服不以德命可譏叛已敵不以德綏可貶

於戰敗求以賂免佐非服也晉胡不以德命至要

之盟汶陽復不願為氓棘不服也魯胡不以德綏

遠名之兵

△袁婁 盟蒲 加戰鞍言汶陽全

義信不足服人而要盟者可譏也

各有二層意服敵不以義齊國佐有背城借一之

請服貳不以信季文子有德則不競之譏

名陵 城濮 袁婁 蕭魚襄十一

制敵非義者愧前伯勝敵以謀者光前烈

○如師 無書法

○袁婁

即勝敵者之求盟經特著其曲焉

以及字問起重不以德命而欲質其母上不必原

起國子賂免要發汲汲盟意與往常敵敗請成者

不同見晉惟不以德命故齊雖挫而詞愈勁晉雖

盛而詞遂餒請盟反在晉許盟反在齊有由然耳

故反以晉人及之急頂以若此類云云全在書法

上描情

袁婁 取汶陽成二

制敵不以德命可譏復地不以王命可貶

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讐我必甚晉人許之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胡傳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戰則日及國佐盟于表婁何也荆楚橫暴

桓退而禮楚景則進而要齊文戰而勝楚悼則不戰而屈楚
△如師袁姜 夾谷歸田 定十
即要敵化強之事而知理為大矣
悖乎理眾不能行之於寡順乎理弱可以服乎強
前後宜總論天下莫大於理意

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速于袁姜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左

楚之討陳夏侯氏也。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子必。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

△取汶陽田 不日復而謂之取
故地擅復經正以王制焉

汶陽本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其因霸力而得之也。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鞍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誰龜陰之歸。鄆誰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只重不請於王。以正疆理。一意然則宜奈何。以下。是正疆理之事。勿以王命王制分。蓋正疆理自然請於王。玩傳前段。蓋謂魯地五百里。已浮於舊。則此汶陽田安知非侵小得者。奈何不請於王。而遂偃然復之。故傳末云。經於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作文亦如傳發於後。方妙。收不日復而謂之取。書法取汶陽。歸乞師。成十三

之俱。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取汶陽田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于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

經重王命而於復地徵兵致之焉

俱重王命以土地甲兵作眼。一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故書曰取。取者收奪之各。一不以王命與師。故書曰乞。乞者與師之辭。

取汶陽 圍彭城 襄元

聖人重疆域而兩正魯宋之故地焉

成公二年

邑巨婁

汶陽本魯田而謂之取楚已取彭城而繫之宋

春秋與繼之義於復地封國者示意焉

各有與滅繼絕意上不與魯復汶陽以王制所在非可擅復也下不與楚封陳蔡以王制所在非可擅封也正疆域存封建俱借股發聖人公天下意

侵衛 會蜀 稱師書重

內卿逞憤以辱君經傳其心以示戒焉

將楚暴提起隨繳稱師書法倒書重以著季孫不能以禮制心辱逮君父至以中國諸侯與彘狄大夫會耳書重亦是本等書法就此見得季孫辱逮君父不是聖人特書重以斷季孫罪此傳從心上議論故歸結史外傳心要典傳心的心字與福心字一樣德之修三段皆是以禮制心處辱逮君父是逞忿之流禍故傳引詩書等語俱就逞忿上說沒而不書是不書侵我非不書致賂納質之事也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書其重者四句是明不書侵我之非諱詞耳

楚鄭侵衛書者亦通 有收侵衛則書侵我不經著外暴而內臣危國之罪可案矣

侵衛蓋自是侵魯持經不書侵魯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著衆上描寫楚勢張皇以見被侵者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發方妙作文宜反別正挑虛含實講沒而不書非諱也尤有重焉者爾且未說出逞忿

會蜀 侵我不書書其重者

上卿而有辱主之事皆福心所致也

先提書重書法見公以中國諸侯下賄彘狄大夫為極辱而倒歸一念忿心所致即辱逮君父而不顧斷罪須重擒一心字作局透發一說不重辱君重責季孫為國上卿不能有容有忍窒慾忿是望相君者以禮制心不可肆其福心意辱及君父還屬後一層帶說此亦可案

會蜀 盟蜀成二

經紀會盟有罪逞忿以辱君者有罪昧義以宗彘者上責行父重禮字根伐齊說來收書公會嬰齊書法以不書侵我帶繳下責列國重義字根棄晉說來收人列卿書法以不諱公帶繳齊楚同我臧宜叔猶先有知難之見無功受名臧宜叔猶耻為往賂之行

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于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傳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伎肆其福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收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遠怨之方也季孫忿伎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憐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于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

卿不書置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晉雖不競猶王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圍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

成公二年

相臣有得失。君之榮辱因之矣。
季孫辱君孔子榮君。

盟蜀 不諱公而人諸國之大夫

列國不擇義而從外。可耻甚矣。

傳首將至盟辨起。引下西向服從意。楚僭稱王。晉

猶至盟此意極重。即新城傳未君臣之義滅一段

意擇義者擇此耳。當時諸侯俱擇強而事。不知晉

與楚論不得強弱。况諸侯苟能任賢云云。還有事

體可做連楚亦不必畏乎。耻字須極力描寫。夫不

得已而從之。猶未為耻。耻不必畏而服從。乃大可

耻。盟雖大夫罪實歸諸侯。書法只重書人而帶明

書公不諱意人列卿亦所以人公也。

盟蜀 鍾離成十五

經嚴中國之防。而服外親外者皆惡焉。

俱以僭王為案。上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下俛首東

向而親吳。

盟蜀 會虢昭元 下易會申以宗楚推楚合

經紀信好。有貶夫昧義者。有貴夫守信者。

晉王夏盟諸侯乃楚之從。亦為不善擇矣。晉雖少

盟不亦取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定王十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

覆諸鄭。敗諸丘輿。

皇成如楚獻捷。

胡傳 討邲之役。則復怨勸民。非觀釁也。遂

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

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

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

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

蠻夷。擾中國。則盟至有詞于伐耳。宋衛未

葬。曷為稱爵。殲越境。以

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傳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

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

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

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

于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

成公三年

春火單合竹茂

會四國伐鄭 畧而不紀 稱爵而以伐書

提過晉失觀釁而師不以律 鄭用詐謀而勝不以

正彼此無善意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出

鄭罪來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之詞勿作子晉說

亦不可着罪鄭語宋衛未葬稱爵以著其忘親只

帶後

會伐鄭 如晉至成三

經紀從兵事伯者以其忽君親也

以遺親後君合

公至自伐鄭

經危內君返國以從伯之無功也

公出雖未逾時然伐鄭無功亦危之而書至云

新宮災哭

經於望國遇災深罪其非禮焉

二十八日緩於遷主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常寢于斯食于斯會族屬于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攷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子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感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

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見後鄭伐許傳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

成公三年

邑巨婁

如晉至 書至

當觀王之時而事伯其事特矣

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形正是斷其不朝周而朝晉之恃不可與喪畢平看此春秋所為作句要重以其關係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去疾伐許 無書法

以從外者而虐小非義甚矣

至鄭伐許傳馮弱犯寡作此干戈之一動也後用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意

春秋單合折義

以兵力加乎故民亦重違其願矣。要從故地上推所以不願之故。方見得宜修德。政薄稅歛。反稅歛輕。力役反丘甲。二者修德政之大目。正見民以此去則必反此。乃來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

○圍棘 盟蒲成九 加稅歛丘甲言汶陽全只以威信服貳皆不知服貳之道也。各以啟貳原起上倒成公不知薄稅輕役下倒景公不知悼信明義。

圍棘 圍費貽十三 兩於內兵討叛責其失服人反已之道焉。上有命上將用大眾語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眾語忠禮。

○圍棘 會平丘貽十三 壯如稅歛丘甲下加召貳而服以威內外俱失矣。魯於是時稅後日益重所以不願為之氓乃肆其兵力豈得民之道。晉方是時惟宮室臺榭云故諸侯皆貳而以兵車耀之豈固結人心之本。

圍棘 言汶陽 夾谷 歸三田 完十 力以裔人而失故地理以服人而得故地。伐廬咎如 伯國之珍愛類不仁甚矣。晉滅潞甲及留吁其餘黨散入廬咎如故又伐之。借滅甲氏傳非仁心王事作。○二聘二盟 不繫國 不言公。二卿辱國而抗尊非臣操也。於本國則辱於外國則抗。二意碎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不言公。二書法。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効信釋疑。又相欺血是不信也。于先王之典是于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非辱國乎。遂字只作事寔人臣之操。一句氣重宜體發。舊主專與抗分似重遂字反丟却不繫國了。

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阻棘不服故圍之。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歛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歛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 借滅潞滅甲 氏傳不仁也。

左傳 謂亦狄之餘 焉廬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 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

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 之于是始

左傳 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

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胡傳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

鄭伐許 稱國以伐

以徇利之國而虐小。經所黜也。狄鄭之意全在計利不擇義上。况又馮弱云云。只帶說鄭之計利是通論其所以從晉與楚者。惟利為去。就不專指附楚說。從彘就地日言。伐許不是為楚伐。亦須帶楚來一歲。再伐正是甚。故狄之以懲惡。

鄭伐許 城虎牢 襄二

經兩罪貳國。貶爵削地之法昭矣。

鄭本伯爵。今於伐許。而特削之者。以效狄也。虎牢本鄭地。今於列國之城。而不係鄭者。以棄險也。

鄭伐許 徐越伐吳 昭五

原素行而黜虐小者。原世類而進從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用兵非義。而素行又非下從兵。以義而世類。又善俱有一字。褒貶句。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昭十二

附外者。徇利失義。效外者。失信棄義。皆經所惡也。

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于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于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于戈于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左

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

定王二年

四年

是年春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見後六年僑如侵宋傳

左傳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

歸叔姬故也

成公四年

輒○華元聘

即外臣修禮於內。見相好之素矣。

主僑如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同蟲牢之秋。可入講。宋魯素相通。問則侵宋之役。非魯志明矣。收侵宋。

華元聘 禮祥昭十一

兩觀邦好。知兵之無名。罰之無罪矣。合執意如傳。上通嗣君。下魯與制通好。

如晉至

內君事伯而取辱。經所貶也。宣公比年如晉而取傲忽之辱。是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也。又將叛而即楚。故書至以貶之。公以盟蜀。故不為晉所禮。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公如晉。

左傳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 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我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冬城鄆。經紀合時之役。重勞民也。魯有二鄆。此西鄆也。公欲叛晉。城此為備。主中丘。傳雖時亦書。鄭伯伐許。稱爵。

經紀二國虐小。亦如其忘親之心而已。

要在伐許中。發出忘親意。虐小意。亦不可遺。諸侯在喪稱子。其稱伯者。以吉禮從戎。忘親非人子也。鄭伯伐許。蟲牢成五。經志遺親後君之失。昭忠孝也。上人子。以居喪說下君臣。以奔喪說。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韋 杞叔姬歸 錄之詳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子求婦。公以次女叔姬與之。為杞桓公夫人。至是四十四年矣。而姬被出。疑是叔姬。然桓公別有妾子為嗣。姬內不自安。而願歸。許公出不同。作文只在書法上。講意與如伯姬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母上。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僖公次女。

胡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出其歸。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後世戒也。

左傳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胡傳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鄭悼公。費元年。

○○蔑如宋

即內臣之報禮見和好之情矣亦主侵宋傳見魯兵無名

會荀首于穀

經紀大夫之私會以謹禮也

荀首如齊逆女僑如往饋之故會于穀然晉魯之大夫相會而禮失矣借無妾傳大夫與大夫會

梁山崩 書而不繫國

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修實德也

傳中有徒舉其文而無修省之實約意

附左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并放諸齊嬰日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亾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

見後六年僑如侵宋傳

左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梁山崩

左傳

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問其所日絳人也問絳事焉梁山崩將若之何日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若爲之不舉降服乘緦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

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日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緦徹樂出次祝幣

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至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亾國三十二其應亦憐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以同好而無王則盟益可惡矣

此盟緣鄭服也無德禮之懷惟牲軟之事固可惡矣况定王之計已及而奔喪無聞其不臣孰甚焉所謂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也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同盟亦是志同欲之例善惡則存乎其事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

許靈公訖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

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榮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公至自會

經致內君返國罪不臣也

不以王喪至而以會至不臣甚矣

立武宮

遠祀而復崇焉越禮甚矣

武公名敖伯禽孫隱公高祖季文子以鞍戰有功立武宮以告成事不知以廟制言太祖之廟一昭穆之廟四世則祧焉武宮當祧於桓之時以祭法言月祭之考三時祭之考二過高則壇焉武祭已絕於僖之世然作文只重廟制上說祭法從廟制說來不可平看武公歷世十一為鬼已久祈禱且不可及况立廟以祭之乎有進無退如進壇於鬼進壇于蟪進祖於壇是也考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玉君也祖尊於君故加君名皇大也曾祖轉尊故曰皇月祭者月祭之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始祖也止時祭而不與月祭封土曰壇高祖之父其廟既毀有所禱則出所藏主就壇受祭除土曰壇高祖之祖更遠即有禱止出主就壇祭不在壇去壇為鬼雖有禱亦不得及

簡王 元年 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是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

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日考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皆

胡傳

武宮武公之宮也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日考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皆有祭焉日顯考廟日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也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日也者不宜立也

成公六年

邑

立武宮 有事武宮昭十五
建祀違常可譏常祀適變可予

立武宮 立煬宮定元
不宜立而兩立焉非所以昭祀典也

武公伯禽玄孫歷世十一煬公伯禽子歷世二十
皆不宜立行父誇戰鞍之功意如酬昭不入之禮
俱非即遠有終之義有毀無立之禮

取鄆 滅而書取

經諱覆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尊君意上發揮以滅國之惡叙起倒書
法上作謹微徵字即毫釐字指書法言非語滅國
為細微之失也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
微而不足辨聖人慮世有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
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使後世臣子莫要錯了念
頭以附權棄君正是謹微之意傳雖以滅項照斷
然未出此股只宜於尊君內含蓄不可阿附權臣
意方像單題項傳是說諱君不可侈而諱臣此傳
說君不可不諱臣不可諱宜辨以道道字勿輕抹
過謂事君者當諫則諫固必有箇道理至於權要
之家決不可攀援要結為梯榮之圖故引傳犯上

取鄆

胡傳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
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信
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
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于微之意也
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
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
朋附權臣之惡于傳有之犯上于主其罪
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
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
不以為嫌至于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外
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
家遣絲季氏也胡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
殺身許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
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
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于微豈有

云云說得可危可滂使春秋之義得行凡所以辨
上下謹於微之處皆是尊君抑臣之意則後世豈
有此患乎

○良夫侵宋 書侵

經於與國凌大而深陋其無名焉

此書法乃在蔑僑如書侵照出須倒得體責魯者
即所以責衛要體亦然字勿單說無名遺却不立

知子朝

小國修禮於內經責其慢王焉

不朝周而朝魯見知慢王

嬰齊如晉 嬰齊叔臍子

伯命可稽知其不當狗矣

此晉命伐宋事實然未見得聽命難斷魯罪如出
只借兵戎邦交等語合魯不可聽意虛發

○蔑僑侵宋 特書侵

經陋內兵無名昭自立也

只無名一意不能立而聽命於人正無名之實將
魯宋交好事情叙起中以兵戎邦交疊講命上卿
用大衆亦須點出謂兵戎非可輕聽人用邦交非
可輕聽人棄一旦狗晉命而輕用輕棄雖上卿授

此患 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見下僑 如侵傳

左傳 以其辭 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王下侵 宋傳

左傳 子叔聲伯如 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 孟獻子叔孫宣 伯侵宋晉命也

成公六年

鉞大眾就行何名乎故書侵以陋之非徒責其弱而不自立也重事大倫字湏玩上三年一段是原邦交之素宜用在前後二年云云乃驗聽命之實如傳帶發在後

△茂僑侵 汶陽歸成八 望國兩狗伯命而邦交邦地俱失矣 茂僑侵 會伐邾成八

內君兩制在人不能立甚矣 俱有不能立句前同兵好後通婚姻見宋之侵為晉命臣憂莫恤君請緩師見邾之伐為晉命

茂僑侵 召陵侵 定四 兩觀兵之可陋勢利之念誤之也 俱書侵陋之也上卿受鉞大眾就行以無名出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以無功還

○嬰齊伐 樂書救 下書柔武子帥師救鄭 經惡外兵不義而深予伯臣之不戰也

楚僭王則鄭之皆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嬰齊伐之何義乎春秋惡楚全在此伐喪帶說救鄭之善全重不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然不遷戮只就不救二縣之師上說無功是無折賊執

俘之功非謂救鄭無功也春秋所以善之之意正在此作文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証明隨照傳轉下大發善書之意未收云不得以無功而謂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

嬰齊伐 下書救鄭 此七年伐少秋字 外兵加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惡楚不義全重鄭之遷善上伐喪只帶說大意同上

行父如晉 內臣勤於事伯經罪其慢王焉 經不書晉遷者凡遷皆小國迫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文子如晉賀遷也勤於伯而慢於王故書 ○樂書救 書救 經於伯臣恤患善其得不戰之道焉

起處喚明惡楚意即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當時楚已避晉於繞角晉師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在救鄭之後須叙得明白桑隧之役維時欲戰者八不欲戰者三使貪功者當此尚顧問哉乃書於此獨

胡傳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于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婚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重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韓獻子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樂書帥師救鄭 左傳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成公六年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十九

十六

挾車樓

有主張謂我以救鄭出而以侵蔡。是我以楚故而遷戮於蔡。不仁也。楚既遷我於鄭而我復致之於蔡。是我以蔡故而復遷戮於楚。亦不仁也。後大發不戰而不貪功。不邀賞。意所全實多。豈非仁心。王事舜文。桓悼束處。點出。

樂書救 樂書伐鄭成九

經筆削內外救兵著獨夏從外之罪也。

從書法筆削合當體此為文。上楚不當伐鄭。故錄晉救以見其罪。下鄭不當從楚。故削楚救以見其非。○下易次節大意同上。加伐鄭下加壬夫侵亦同。

○書救 伐鄭盟威襄九

兩於伯臣還師而皆有以救之焉。

俱在還師上。取將臣不計功之心。謀臣不與戰之策。上在折敵執俘計功受賞上。看得武子所以可善。意下在於我未病楚不能上。看得知瑩明於陣法。舊單主從善單主不戰者俱未妙。近兼二意。作亦好。但以樂書從韓范。晉悼從智瑩對。附破伯國君臣之用師皆能從善而不戰焉。書救 貞救襄十

經於虐貳與通貳者皆托救兵以著罪焉。

△書救 蕭魚襄十一

經於全民服貳者而見其仁與誠焉。

書救 句侵遷襄十九

二臣還師幾於仁矣。

樂書有不遷戮之仁。以無功辨起。士句有不伐喪之仁。以專制辨起。

書救 圍蔡哀元

經錄外救而得用兵之道。恕虐小而得復仇之義。

耗 食牛又食免牛

察於物變當以強臣為戒也。

一次傷或備災之道未盡。今改卜又傷。則與人無干。乃大變之異。必有以致之者。傳云理或然也。原說得活。只因三桓相繼成。又弗戒。故因許翰之言而揣其理措詞。須有斟酌。

吳伐邾 稱國以伐

經黜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泰伯奔吳。五世至周。章武王克殷。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今之伐邾。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也。只說他僭王便了。不必計其前後。觀春秋之法。

春秋單合所義

胡傳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敵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于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簡王 七年 鄭武公 二年 輪元年

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其角乃免牛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

十牛。麋鼠又食其角。則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邾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日。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

成公七年

卷之十九

仲尼之制句要得聖人扶植名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作文以君臣大分立說中以族屬命圭辨講只重僭號不重伐却上故因猶夏以斥之而族屬有不計也却已姓太昊之後時巫臣通吳吳兵始及上國

吳伐郟 猶三望

經惡僭號祭者皆以維王室也

借周室東遷所有者號與祭立意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命圭有命故曰吳伯不曰吳王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封內有望故曰泰山不曰河海不知猶三望 書

經志望國僭祭謹大禮也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惟天子有四望之禮魯以諸侯而有三望僭也故書

伐鄭救馬陵

不待取絕

特書救鄭

書同盟

經惡外暴而詳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先以楚罪說起而下交一則曰楚罪益明又曰楚人暴橫步步繳到楚上宜以楚為王中間於子晉中形容出楚之強橫而以故盟於馬陵云云結

局不必以大合及同病平對鄭善只點還他三書法通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倒處當有分曉

秋嬰齊伐鄭

不待取絕

批六年代加一秋

外兵虐反正之國憑夏之罪著矣

與莊之欲討微舒句重蓋春秋謹華彘之辨苟非係於誅討之義則楚兵不可一日及中國况頻逞而屢試乎

九國救鄭

特書救鄭

伯王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子晉安攘是正意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楚勢益張云云雖起下之詞亦要伴講

盟馬陵

書同盟

好同於恤患之後經若為著其故焉

傳自前此晉遣上將以後一段皆見諸侯同病楚之故作文須就楚強上發出謀協又從謀協上益見楚強書同盟乃見其同病楚也

伐鄭九國救

經惡外暴特善伯救以見焉

王罪楚作晉之安攘亦要翻到罪楚上鄭善點在中舊王楚晉兩分而意相閉斷不可從

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日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日四夷雖大皆日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

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日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耳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

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父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成公七年

詳伯義之勤而外橫可知也。玩傳當從其君自行以下意。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於前而以同病楚意作二比於後。蓋以晉救為骨。渾融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遲倒書救書同書法。

九國救 樂書伐鄭成九。經筆削救兵而知貳國之善不善矣。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以晉楚為客。上鄭反正而即華書九國救以善之下。鄭貪利而從楚。削子重救以貶之上。與楚莊入陳異。下與楚父救江異。

九國救 伐鄭次即襄元。經筆削救兵貳國所從之得失見矣。上鄭反正而從夏九國所當救。故筆之下鄭懷惠而從楚。子卒不當救。故削之。馬陵 雞澤襄三。兩觀諸侯之同盟皆病外也。皆有同病楚句。上于汜退而鍾儀囚。下繁陽師而獻子懼。

馬陵 戎陳襄五。伯事之勤有見於後之盟前之成焉。上見楚雖退其不可扭如此。下見楚雖未來其不可忘備如此。比陳逃傳。馬陵 貞救襄十。禦外者可善通貳者可罪。皆於錄救見焉。上與鄭下罪晉。

九國救 吳救陳哀十。觀內外救兵有著楚勢之張者。有傷中國之衰者。吳入州來。外彘不能制其險非所以保境矣。主滅巢傳四鄰不能制制字。是控制之制。言不能控制之使不為吳所入。非謂不能制吳也。即此便是封境。震不待到滅巢。絕說得震。故曰著凌楚之漸。此凌楚始事故特志之。舊欲兼長岸。傳失人對作無明文。只是失守緣由。或於起繳點入不妨。入州來 遷州來哀二。

棄策士與違謀臣皆自速其禍者也。上至巫臣下至子馴。遠人覆國罪在失守者。遠人遷國罪在失謀者。林父奔晉。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見昭公二十四年滅巢傳

左傳

楚圍宋之役。乎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

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于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宣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冬大雩

穀梁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出奔晉

與國逐乎強臣能遠奸矣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作文以晉黨奸重衛定遠奸作。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